
□ 12
3764
234

D12
3764
234

今文尚書經說攷一下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虞夏書一　唐書

堯典弟一

今文尚書一　一之下

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遂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摯如五器卒乃復

五月南巡狩至於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狩至於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狩至於北嶽如初禮歸假於禰祖用特

史記五帝紀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遂見東方君長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

1991.4 贈寄
91-267

一死爲摯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皆如初歸至於祖禰廟用特牛禮○集解曰馬融曰歲二月舜受終後五年之二月三帛三孤所執也一死雉士所執也五器上五玉五玉禮終則還之三帛已下不還也鄭玄曰歲二月建卯之月也柴祭東嶽者考績柴燎也五玉郎五瑞也執之曰瑞陳列曰玉帛所以薦玉也必三者高陽氏後用赤繒高辛氏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正義曰望秩於山川乃以秩望祭東方境內之名山大川也言秩者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既見東方君長乃合同四時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周禮太史掌正歲年以序事頒正朔於邦國則節氣晦朔皆天子頒之猶恐諸侯國異或不齊同因巡狩合正之二生羔鴈也鄭玄注周禮大宗伯云羔小羊也取其羣不失其類也鴈取其候時而行也卿執羔大夫執鴈按羔鴈性馴可生爲摯雉不可生爲摯故死雉取其守介死不失節也摯音至執也鄭玄曰摯之言至所以自致也

案公羊傳隱公八年徐彥疏引鄭尚書注曰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放上文正月上日爲堯正建丑之月則建卯當爲三月經於二月上特加歲字明其爲正歲之二月故知此爲正歲建卯之月也鄭注周禮小宰職云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是知巡狩必以寅正之仲月矣段玉裁云周禮之書凡言正月之吉者皆謂周之正月凡言正歲言歲終言歲皆謂夏正之寅月丑

月上推唐虞早創斯例曰正月者唐正月也曰歲二月者
建寅之二月也鄭以經文此云歲二月則知上文正月之
上不言歲者非建寅也二月系諸歲則建卯之月也惟寅
數得天稱歲自唐虞以來已無異說作堯典者夏之史官
也書法精嚴如是

二生一死贄

史記封禪書尚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岱宗泰山也
柴望秩於山川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
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五月巡狩至南嶽南
嶽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
嶽北嶽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正義曰括地

志云泰山一名岱宗東岳也在兗州博城縣西北三十里衡
山一名岣嶁山在衡州湘潭縣西四十里華山在華州華陰
縣南八里恆山在定州恆陽縣西北四十里嵩山亦名曰大
室亦名曰外方也在洛州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索隱曰
中岳獨不言至者蓋以天子所都也

案說文示部云柴燒柴燎以祭天神从示此聲虞書曰至
于岱宗柴禋古文柴又火部云燔柴祭天也據古文作禋
則柴乃今文也尚書釋文引馬融注云柴者祭時積柴加
牲其上而燔之今經典通用作柴而柴字廢矣又二牲五
帝紀作生惟漢書郊祀志及風俗通並續漢書祭祀志所
載光武封禪刻石文作牲與封禪書合然則作牲者蓋歐

陽尚書本也五帝紀生字或後人依今本尚書改之尚書
校勘記云宋單疏本作牲是經文古本如此今經注及疏
俱作生古本遂湮矣贊尚書釋文云本或作摯按摯贄古
書通用禮記摯字本亦作贄

二月東巡狩脩五禮五樂五月巡守至南嶽八月巡守至西嶽
十一月巡守至北嶽

漢書郊祀志虞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岱宗者泰山也
柴望秩于山川遂見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
度量衡脩五禮五樂三帛二牲一死爲贄五月巡守至南嶽
南嶽者衡山也八月巡守至西嶽西嶽者華山也十一月巡
守至北嶽北嶽者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師

古曰五樂謂春則琴瑟夏則笙竽季夏則鼓秋則鐘冬則磬
也五樂尚書作五玉今志亦有作五玉者五玉卽五瑞二牲
羔鴈也

案禮記王制云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
覲諸侯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五
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
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
之禮歸假于祖禰用特此用今文尚書也故作假于祖禰
與今文尚書作禰祖者同與古文尚書作藝祖者異據禮
記東巡守文下言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則是其所據尚書
堯典亦有脩五禮五樂之文尤足與郊祀志互相證明班

固漢書多用夏侯尚書禮記本與夏侯尚書同一師承故
胎合也迨後歐陽大小夏侯學亡於永嘉之亂今文遂無
可考後人傳寫史漢疑文與東晉晚出本尚書不同故或
存五樂而去五玉或存五玉而去五樂此志所以有作玉
作樂之不同耳師古之解五樂謂春則琴瑟云云實襲漢
書音義舊說以爲之注也又巡狩漢書引作巡守按巡狩
本取巡所守之義則當以作守者爲正禮記王制正作巡
守與郊祀志同是夏侯尚書本作守字也

還至嵩如初禮

何休公羊傳隱公八年解詁尚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
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

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
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
至于北嶽如西禮還至嵩如初禮歸假于禰祖用特

案隸古定本尚書無還至嵩如初禮六字釋文引姚方興
本云至于北嶽如西禮馬融本作如初禮攷史記封禪書
於皆如岱宗之禮下又云中嶽嵩高也漢書郊祀志亦同
則如初禮之上明有脫文邵公解詁所引尚書曰云云眞
今文家之本也但其引經文亦無五樂二字者或亦後人
轉寫据梅賾本尚書以爲衍文而去之如假改從格禰祖

改從藝祖之類乎公羊釋文云格本又作假同古百反禰
乃禮反本又作藝案格字作假者是也禰字作藝者非也

段玉裁云何所据者今文尚書其說六宗用今文說可證也淺人改禰作藝非何意矣

又案段玉裁云史記漢書言至岱宗至南嶽至西嶽至北嶽而不言至中嶽但言中嶽嵩高也然則亦備五嶽之訓故而已應劭風俗通義曰中嶽嵩高也王者所都故不巡焉按應氏說可證今文古文本皆無至于中嶽之文何劭公則補經文曰還至嵩如初禮蓋亦今文家說而較封禪書郊祀志爲蛇足矣論衡書虛篇舜巡狩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恆山不言中嶽亦可以證今文本無中嶽肴樵謂此不然也應劭所云中嶽王者所居故不巡焉者蓋指覲諸侯及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樂諸事以諸侯各朝于方嶽之下於此中嶽無事又王者所居爲首善之區政教所頒先自近始無煩重申巽命其柴祭及望山川班羣神之禮中嶽自當與四嶽同豈有祀典大事獨闕中嶽之理惠棟亦云今文尚書不可考然何邵公所引不爲無據也

尚書大傳虞夏傳曰維元祀巡守四嶽八伯壇四奧沈四海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樂正定樂名元祀代泰山貢兩伯之樂焉陽伯之樂舞株離其歌聲比余謠名曰晳陽儀伯之樂舞鼛哉歌聲比大謠名曰南陽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焉夏伯之樂舞謾或其歌聲比中謠名曰初慮羲伯之樂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謠名曰朱于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之

樂焉秋伯之樂舞蔡俶其歌聲比小謠名曰芬落和伯之樂舞元鶴其歌聲比中謠名曰歸來幽都宏山祀貢兩伯之樂焉冬伯之樂舞齊落歌曰縵縵和伯之樂舞丹鳳歌曰齊樂（案和伯之樂一段舊有舛錯今訂正）幷論八音四會歸假于禰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雖禽獸之聲猶悉關於律樂者人性之所自有也故聖王巡十有二州觀其風俗習其性情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蔟以爲八此八伯之事也分定於五此五嶽之事也五聲天音也八音天化也七始天統也○注云祀年也元年謂月正元日舜假于文祖之年也巡行也視所守也天子以天下爲守堯始得羲和命爲六卿其主春夏秋冬者幷掌方嶽之事故爲四嶽其後稍死鯀殛其工等代之乃分置八伯奠內也安也四方之內人所安居也爲壇祭之謂祭四方之帝四方之神也祭水曰沈祭者必封封亦壇也十有二山十有二州之鎮也兆域也爲營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也壇沈封兆皆因所宜爲之名樂正樂官之長元始也歲二月東巡守始祭代氣於泰山也東稱代書曰至于岱宗柴陽伯猶言春伯春官秩宗也伯夷掌之株離舞曲名言象物生育離根株也徒歌謂之謠其聲清濁比如余謠然後應律也皆當爲析春厥民析晳陽樂正所定名也是時契爲司徒掌地官矣後又舉禹掌天官儀當爲羲羲仲之後也鼛動貌哉始也言象物應雷而動始出見也南任也中仲也古字通春爲元夏爲仲五月

南巡守仲祭大交氣於霍山也南交稱大交書曰宅南交是
也夏伯夏官司馬也棄掌之謾猶曼也或長貌言象物之滋
曼或然也初慮陽上極陰始謀也羲伯羲叔之後也將陽言
象物之秀實動搖也于大也八月西巡守祭柳穀之氣於華
山也柳聚也齊人語秋伯秋官上也皐陶掌之蔡猶衰也敘
始也言象物之始衰也和伯和仲之後也元鶴言象陽鳥之
南也歸來言反其本也宏山恆山也十有一月朔巡守祭幽
都之氣於恆山也互言之者明祭山北稱幽都也冬伯冬官
司空也垂掌之齊落終也言象物之終也齊或爲聚族當爲
奏言諸侯貢其正聲而天子九奏之樂乃具成也關猶八也
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音鐘鼓笙磬塤篪柷敔琴也七始黃
鐘林鐘太蔟南呂姑洗應鐘蕤賓也歌聲不應此則去之素
猶始也蔟猶聚也樂音多聚以爲八也五謂塤在北方鼓在
東方之屬天所以理陰陽也

案伏生此傳說脩五樂事至詳且悉皆巡守時之事則其
所傳尚書經脩五禮之下五玉之上有五樂二字明甚今
文三家尚書皆出自伏生亦必有五樂二字故漢書郊祀
志引虞書猶載其文也

尚書大傳曰古者巡守以遷廟之主行出以幣帛皮圭告於
祖遂奉以載於齋車每舍奠焉然後就舍反必告奠卒斂幣
玉藏之兩階之閒蓋貴命也

案段玉裁云此與禮記曾子問白虎通巡狩篇相合正釋

經歸假于祖禰也淺人乃刪去大傳禰字攷古文尚書作
藝祖鄭訓爲文祖馬王皆云藝禰也此據今文以釋古文
也許叔重說文不收禰字故呂伯雖錄之於字林以補叔
重闕遺何休注公羊曰父死稱考入廟稱禰徐疏引舊說
云禰字示旁爾言雖可入廟是神示猶自最近于已故曰
禰小徐本說文示部有禰字云秋收也从示爾聲然則禰
廟字本當作邇廟而假秋收之字也

禮含文嘉曰天子三公諸侯皆用三帛以薦玉○宋均注云
其殷禮三帛謂朱白蒼象三正其五帝之禮薦玉用一色之
帛

案公羊傳疏引鄭尚書注云三帛所以薦玉也受瑞玉者
以帛薦之必三者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
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周禮改之爲繅也攷史記正義先
引馬融曰三帛三孤所執也又引鄭玄云與公羊疏同
馬以三帛爲三孤所執此蓋古文尚書說也鄭君解三帛
與含文嘉謂同是用今文家尚書說

叶時月正日

白虎通巡狩篇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爲
天牧巡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
所考禮義正法度同律厤叶時月皆爲民也尚書曰遂覲東
后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

案叶者叶之或體說文云協眾之同和也从劦从十叶古

文協从日十叶或从曰

又曰巡守所以四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踰時也以夏之仲月者同律度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尚書曰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嶽

又曰巡守祭天何本巡守爲天祭天所以告至也尚書曰東巡守至于岱宗柴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事死如事生尚書曰歸假于祖禰曾子問曰王者諸侯出親告祖禰使祝遍告五廟尊親也王者將出告天者示不專也故王制曰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類祭以祖配不曰接者尊無二禮尊尊之義造于禰獨見禰何辭從卑不復留尊者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祖卽祭告天爲告事也祖爲出辭也義異告于尊然後乃辭出王者諸侯出必將主何示有所尊故孔子曰王者將出必以遷廟主行載于齋車示有尊也無遷廟主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廟遂奉以出每舍奠焉蓋貴命也必以遷主者明廟不可空也

又曰嶽者何謂也嶽之言犂功德也東方爲岱宗者言萬物更相代於東方也南方霍山者霍之爲言護也言萬物護也太陽用事護養萬物也南方衡山上承景宿銓德均物西嶽爲華山華之爲言稭也言萬物成熟可得穫也北方爲恆山恆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中央爲嵩山言其高大也故尚書大傳曰五嶽謂岱山霍山華山恆山嵩山也

又三軍篇曰王者將出辭於禰還格祖禰者言子辭面之禮尊親之義也尚書曰歸假于禰祖所以告天何示不敢自專非出辭反面之道也與宗廟異義還不復告天者天道質無內外故不復告也尚書言歸假于祖禰不見告於天知不告也

案此篇引尚書曰歸假于禰祖今本作藝祖段玉裁云此淺人用古文尚書改之也攷巡守篇亦引歸假于祖禰不應此獨同古文尚書作藝祖且上文云王者將出辭於禰還格於祖禰下引王制證辭於禰引尚書證還格于祖禰則斷非藝祖字況下文又云尚書言歸假於祖禰可證乎

說苑修文篇天子曰巡狩諸侯曰述職巡狩者巡其所守也

天子五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狩至于東嶽柴而望祀山川歲五月南巡狩至於南嶽如東巡狩之禮歲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如南巡狩之禮歲十有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如西巡狩之禮歸格于祖禰用特

論衡超奇篇九州多山而華岱爲嶽四方多川而江河爲瀆者華岱高而江河大也

風俗通正失篇謹案尚書天子巡狩歲二月至于岱宗孔子稱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者七十有二蓋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岱宗者長萬物之宗陰陽交代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天下唯泰山乎

又山澤篇尚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岱宗泰山也望秩于山川遂見東后東后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北嶽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山也王者所居故不巡焉巡者循也狩者守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自親行之也所以五載一出者蓋五歲再閏天道大備嶽者牧也牧功考德黜陟幽明也

又曰謹案尚書大傳禮三正記江河淮濟爲四瀆瀆者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使民陵居殖五穀也江者貢珍物可貢獻也河者播播爲九流出龍圖也淮者均均其務也濟者齊齊

其度量也

漢書律厤志虞書曰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律十有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物呂以旅陽宣氣有三統之義焉其傳曰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泠綸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制十二筒以聽鳳之鳴其雄鳴六雌鳴亦六此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以爲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矣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

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
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
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
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以見準之平繩之直左旋
見規右折見矩其在天也佐助旋機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
曰玉衡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
於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十六兩
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

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詔曰巡狩岱宗柴望山川○又曰
假于祖禰

又安帝紀延光三年春二月丙子東巡狩辛卯幸太山柴告
岱宗夏四月乙丑車駕入宮假于祖禰

又張純傳純奏曰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則封禪
之義也

續漢書律厤志元和二年詔曰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岱宗
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叶時月正日祖堯岱宗同律度量
考在璣衡以正厤象庶乎有益

偏于羣神

詩周頌鄭箋曰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
川偏于羣神

班于羣神

續漢書祭祀志載泰山刻石文曰惟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

皇帝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班于羣神遂覲東后
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
案周頌正義云書二月不言偏于羣神此一句衍文定本
集注皆有此一句是由二文相涉後人遂增之耳喬樅謂
據光武泰山刻石亦有班于羣神四字與鄭所引尚書文
合是今文尚書本有此一句也今附錄之於此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史記五帝紀五歲一巡守羣后四朝徧告以言明試以功車
服以庸
尚書大傳曰三年一使三公黜陟五年親自巡守巡猶循也
循行守視之辭亦不可國至人見爲煩擾故至四嶽知四方

之政而已
又曰古者諸侯之于天子五年一朝朝見其身述其職述其
職者述其所職也
又曰見諸侯問百年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命市納賈以
觀民好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
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爲不從不從者
君流改制度衣服爲畔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尚書曰明試
以功車服以庸
又曰古之帝王必有命民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
君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
衣者有罰

又曰以賢制爵以庸制祿故人慎德興功輕利而興義

說苑修文篇古者必有命民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士力者命於其君命然後得乘飾輿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乘者皆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仁義功德則無所用其餘財侈物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淩弱眾不暴寡是唐虞所以興象刑而民莫敢犯法而亂斯止矣

案說苑所傳即錄尚書大傳之文也攷韓詩外傳卷六載古者有命民云云至而亂斯止矣與說苑修文篇同亦採尚書大傳語皆今文家之言也

曰虎通巡狩篇曰巡狩必親自行之謹敬重民之至也所以不歲巡狩何爲太煩過五年爲其大疏因天道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狩

案白虎通說與尚書大傳誼同三歲一閏天道小備故三年一使三公黜陟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載一巡狩皆今文家經師之說也

又曰所以五歲巡狩何爲太煩也過五年爲太疏也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巡狩

韋昭國語注引唐固曰五載一巡狩諸侯四朝

公羊傳解詁曰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爲五部部有四輩輩

主一時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尚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案馬融解四朝爲四面朝于方岳之下鄭玄解四朝爲四季朝京師也巡守之年諸侯見于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于京師歲徧馬鄭皆治古文尚書而鄭與馬說又不同也攷禮記王制正義引鄭孝經注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熊氏以爲虞夏制法諸侯歲朝分爲四部四朝乃徧總是五年一朝天子乃巡守故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案鄭注孝經與注尚書異孝經注當是用今文尚書說故與何休說略同漢書藝文志載孝經有后氏說后氏爲夏侯始昌弟子與夏侯勝同師故孝經說有與尚書說合者以其同一師授也五經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間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許愼謹案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禮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是許君亦以五年一朝爲虞夏之制也但鄭孝經注與何公羊傳注又同中有異者而何說較鄭爲允鄭言四方諸侯分爲四部四年乃徧則是巡守之年諸侯不朝于京師也據何云五年一朝者王者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是所重者不僅述職而已兼重在助祭京師故分四方諸侯爲五部部分四輩輩主一時則五年之中四時祭祀皆有諸侯助祭矣至巡守之年諸侯各就

其方以四時朝于方嶽之下而所分之弟五部於是年亦分四輩以四時朝於京師因助祭而述職故五年乃徧也若如鄭說止分四部四年而徧則巡守之年四方諸侯無一來京師助祭者於大典有缺是不如從邵公之說爲長也

又案虞書九共傳云九共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爲之貢賦政教然則述職之事卽此經所謂敷奏以言蓋攷績以觀其治否而定功罪也

漢書王莽傳莽下書曰巡狩四嶽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

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三年詔曰朕惟巡狩之制以宣聲教考同遐邇解釋怨結也

又建初元年詔曰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

傅奏以言

漢書宣帝紀傅奏其言考試功能○應劭曰敷陳也各自奏陳其言然後試之以官考其功德也○師古曰傅讀曰敷

案傅敷古相通用禹貢禹敷土大戴禮作傅土史記夏本紀亦作傅土可證也宣帝紀敷奏作傅奏蓋三家尚書之異文

續漢書輿服志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夫禮服之興也所以報功章德尊仁尚賢故禮尊尊貴貴不得相踰所以爲禮

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順禮也

說文言部曰試用也从言式聲虞書曰明試以功

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濬川

尚書大傳曰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濬川○鄭注祭者必

封封亦壇也十有二山十有二州之鎮也兆域也爲營域以

祭十二州之分星也

案据大傳則封十有二山文在兆十二州之前與隸古定

本尚書不同

肇十有二州

史記五帝紀肇十有二州決川○集解曰馬融曰禹平水土

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幷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

州分齊爲營州於是爲十二州也

案兆肇古書通用詩生民后稷肇祀禮記表記引作后稷

兆祀又元鳥肇域彼四海箋云肇當作兆周禮小宗伯兆

五帝于四郊注云兆爲壇之營域與此大傳注解同說文

作垗引周禮曰垗五帝于四郊然則垗者兆之古文兆其

消借字肇乃通假字也

漢書地理志堯遭洪水襄山襄陵天下分絕爲十二州

又谷永傳永對曰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爲十二州制遠

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

又王莽傳曰惟在堯典十有二州衞有五服

案地理志又曰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王莽傳亦

云堯典十二州後定爲九州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堯遭洪
水分爲十有二州今虞書是也及禹平水土還爲九州今
禹貢是也爾雅釋文引鄭尚書注云舜以青州越海而分
齊爲營州冀州南北太遠分衞爲幷州燕以北爲幽州新
置三州幷舊爲十二州也馬鄭皆治古文尚書均以舜分
十二州在平水土置九州之後其說非是十二州自是唐
堯之制此時帝堯尚在舜但攝位而已豈遽改制而分九
州爲十二州乎谷永云聖王序天文定地理因山川民俗
以制州界漢家地廣二帝三王凡十二州服虔注云唐虞
及周要服之內方七千里夏殷三千里漢地南北廣萬三
千里也是帝王受命創制改物有更定州界之事舜之更

制九州當在堯崩之後觀三年喪畢月正元日舜格于文
祖尚是咨十有二牧則踐位之初猶未改制也其後乃始
定爲九州耳江聲曰先儒以肇之言始解爲始分十二州
殊未安也聲竊謂十二州蓋自古有之此當如大傳作兆
十有二州謂爲兆域以祭分星於義允愜十二州上繫十
二次者天有十二次實爲十二州之分野天象見于某次
則災祥應于某州是相繫屬者也江說良允喬樅謂十二
州九州皆取象於天蔡邕月令章句曰周天三百六十五
度四分度之一分爲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分
王侯之所國也史記天官書曰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
兼之所從來久矣然則九州之制乃取象于北斗九星也

史記正義引星經云角亢鄭之分野兗州氐房心宋之分
野豫州尾箕燕之分野幽州南斗牽牛吳越之分野揚州
須女虛齊之分野青州危室壁衛之分野幷州奎婁魯之
分野徐州胃昴趙之分野冀州畢觜參魏之分野益州東
井輿鬼秦之分野雍州柳星張周之分野三河翼軫楚之
分野荆州也續漢書天文志劉昭注引星經曰璇璣者謂
北極星也玉衡者謂斗九星也玉衡第一星主徐州常以
五子日候之甲子爲東海丙子爲琅邪戊子爲彭城庚子
爲下邳壬子爲廣陵凡五郡第二星主益州常以五亥日
候之乙亥爲漢中丁亥爲永昌己亥爲巴郡蜀郡牂牁辛
亥爲廣漢癸亥爲犍爲凡七郡第三星主冀州常以五戊
日候之甲戌爲魏郡勃海丙戌爲安平戊戌爲鉅鹿河間
庚戌爲清河趙國壬戌爲恒山凡八郡第四星主荆州常
以五卯日候之乙卯爲南陽丁卯爲武陵己卯爲零陵辛
卯爲桂陽癸卯爲長沙凡五郡第五星主兗州常以五辰
日候之甲辰爲東郡陳留丙辰爲濟北戊辰爲山陽泰山
庚辰爲濟陰壬辰爲東平任城凡八郡第六星主揚州常
以五巳日候之乙巳爲豫章丁巳爲吳郡會稽己巳爲廬
江辛巳爲丹陽癸巳爲九江凡六郡第七星主豫州常以
五午日候之甲午爲潁州丙午爲汝南戊午爲沛國庚午
爲魯國壬午爲梁國凡五郡第八星主幽州常以五寅日
候之甲寅爲元菟丙寅爲遼東遼西漁陽戊寅爲涿郡庚

寅爲上谷代郡壬寅爲廣陽凡八郡弟九星主幷州常以
五申日候之甲申爲五原鴈門丙申爲朔方雲中戊申爲
西河庚申爲太原定襄壬申爲上黨凡八郡璇璣玉衡占
色春青黃夏赤黃冬黑黃此是常明不如此者所
向國有兵殃凡有六十郡九州所領自有分而名焉張衡
靈憲亦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有象
可效有形可度則是聖王制州或九或十有二皆取法於
天象也徐整長麻云北斗七星星間相去九千里其二陰
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也攷鄭君注尚書雖從古文說而
大傳之注實據今文家言固於今文古文各隨家法而爲
之解此鄭學之所以爲宏通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菑肆赦
怙終賊刑

史記五帝紀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
贖刑眚菑肆赦怙終賊刑○徐廣曰終一作眾

案終眾古者通用以音同故也春秋桓五年螽公羊作螽
說文螽或從虫眾聲螽古文作蠡是其證也

尚書大傳唐傳曰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
刑墨幦以居州里而反於禮○注云純緣也時人尚德義犯
刑者但易之衣服自爲大恥屨履也幦巾也使不得冠飾
又曰唐虞象刑犯墨者蒙皁巾犯劓者赭其衣犯臏者以墨
幦其臏處而畫之犯大辟者布衣無領

史記孝文本紀除肉刑詔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僇而民不犯何則至治也

後漢書章帝紀元和元年詔曰鉆鑽之屬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鞭作官刑豈云若此

又陳寵傳寵上疏曰唐堯著典肯哉肆赦周公作戒勿誤庶獄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聖賢之政以刑罰爲首

潛夫論述赦篇曰金作贖刑赦過宥罪皆謂良人吉士時有過誤不幸陷離者爾

韋昭國語注曰小罪不入于五刑者以金贖之有分兩之差今之罰金是也

三國志魏明帝紀青龍二年詔曰鞭作官刑所以糾慢怠也又青龍五年詔曰有虞氏畫象而民勿犯

欽哉欽哉惟刑之謐哉

史記五帝紀欽哉欽哉惟刑之靜哉○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謐哉爾雅曰謐靜也○索隱曰按古文作恤哉且今文是伏生口誦卹謐聲近遂作謐耳謐也

案恤卹古相通用文選潘岳藉田賦欽哉欽哉惟穀之卹李善註引尚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卹哉尚書釋文恤下不言馬鄭本異同知古文尚書作恤字恤讀與侐同詩魯頌閟宮有侐毛傳引孟仲子曰侐清靜也恤與溢通謐溢字釋詁與慎同訓爲靜然則謐皆

靜愼之謂也

漢書刑法志成帝詔曰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

案漢書儒林傳言鄭寬中習小夏侯尚書以博士授成帝經是作恤者小夏侯之本也恤得與謐通者詩周頌假以溢我說文引云誋以溢我廣韻引云誋以謐我襄二十七年左傳引云何以恤我是謐與恤相通之驗史記以訓詁代經文故作靜字也段玉裁據史記音義謂漢書刑法志當本作謐此恤字乃淺人改之然無左驗未可輕議竊謂歐陽與大小夏侯三家今文固不必盡同而古文與三家今文亦不必盡異也作謐作恤皆三家今文之異字馬鄭古文尚書與三家今文之作恤者同與作謐者異段說未

免近泥耳

流共工于幽州放讙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皐而天下咸服

史記五帝紀讙兜進言共工堯曰不可而試之工師共工果淫辟四嶽舉鯀治鴻水堯以爲不可嶽彊請試之試之而無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州數爲亂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州以變北狄放讙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四皐而天下咸服

案說文宀部云竄匿也从宀鼠聲讀若虞書竄三苗之竄段玉裁云用本字爲音說文全書內無此例二竄字皆竄

之誤孟子萬章篇竄作殺殺非殺戮卽竄之假借字也左傳蔡蔡叔陸德明釋文云說文作鑿挼說文糉鑿散之也古無去聲竄讀如鏦經典竄蔡殺鑿四字同音通用皆謂放流之也喬樅謂段說未審作竄者今文尚書也說文竄字下如果引虞書作竄無緣兩竄字竝誤爲竄蓋竄字古文作竄許所引虞書據古文也後人轉寫不能分別竄竄二字故二竄字譌作竄與上文竄本字同耳集韻云竄古作竄是丁度所見說文正作竄讀若虞書竄三苗之竄故知竄爲竄古字也大戴禮作敱敱字當亦竄之譌耳又罪字史記作皋段玉裁云此周字也尚書作罪者秦文也蓋漢人以俗行字改之故漢以後經典本無皋字

漢書刑法志唐虞之際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大服

又鮑宣傳宣上書曰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

又劉向傳昔者共工驩兜與舜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竝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曰大治榮華至今○又曰自古聖明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

又息夫躬傳贊曰書放四罪後漢書侯霸傳光武賜霸璽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試法邪

又朱浮傳樊儵言於帝曰唐堯大聖兆人獲所尚優游四凶厭海內之心使天下咸知然後誅罰

又梁統傳統上疏曰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爲主仁者愛人義者政理愛人以除殘爲務政理以去亂爲心刑罰在衷無取於輕是以五帝有流誅放殛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法

又楊震傳震上疏曰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

又傅燮傳燮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

大戴禮五帝德篇曰流共工於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殺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

淮南脩務訓曰堯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流共工于幽州殛鯀于羽山

桓寬鹽鐵論論誹篇堯任鯀驩兜得舜禹而放殛之以其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

又周秦篇古者周其禮而明其教禮周教明不從者然後等之以刑刑罰中民不怨故舜施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輕重各服其誅刑必加而無赦赦惟疑者若此則世安得不軌之人而罪之

論衡率性篇堯以天下讓舜鯀爲諸侯欲得三公而堯不聽
怒甚猛獸欲以爲亂
又儒增篇舜征有苗四子服罪
又恢國篇共工之行靖言庸回驩兜私之稱薦於堯三苗巧
佞之人或言有罪之國鯀不能治水知力極盡罪皆在身不
加於上唐虞放流死於不毛
越絕書舜之時鯀不從令堯遭帝嚳之後亂洪水滔天堯使
鯀治之九年弗能治堯七十年而得舜舜明知人情審於地
形知鯀不能治數諫不去堯殛之羽山此之謂舜之時鯀不
從令
吳越春秋堯得舜使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觀鯀之治水無有
形狀乃殛鯀于羽山
楚詞天問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王逸注曰言堯長放
鯀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也
二十有八載放勛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案江聲云三年僞孔本作三歲正義本改作三載按孟子
所引上言二十八載下云三年則堯典之文可載年皆有
三年是喪考妣之期當上屬爲句不可改作載而下屬也
喬樅謂古文尚書作三載見帝王世紀今文尚書或作載
或作年蓋三家本異有不同耳攷白虎通引尚書是作三
載此正据今文尚書之經也三載兩字爲句不必强分屬
上屬下致生枝節

史記五帝紀堯立七十季得舜二十季而老令舜行天子之政薦之于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以思堯○集解曰徐廣云堯在位九十八年駰案皇覽曰堯冢在濟陰劉向曰堯葬濟陰邸壠山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皇甫謐曰穀林卽成陽

春秋繁露煖燠孰多篇堯視民如子民視堯如父母尚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三年陽氣壓於陰陰氣大興此禹所以有水名也

案說文歹部殂往死也从歹且聲虞書曰放勳乃殂此據古文尚書也今大徐本多一落字小徐本少一放字皆非許氏之舊師古註漢書王莽傳引虞書放勳乃殂無落字

盧說文合所据當是馬鄭王古文尚書本也孟子書春秋繁露白虎通引書皆作殂落與今文尚書本同爾雅釋詁亦云殂落死也段玉裁曰堯典之紀堯也始言曰放勳終言放勳乃殂其書舜之卽眞也始言舜格於文祖舜曰咨四岳終言舜生古史文法精嚴如是自僞孔傳不謂放勳為堯名而云堯放上世之功化則放勳乃殂不可通矣於是易為帝字推見至隱其在斯乎段說是也又案師古注王莽傳引虞書放勳乃徂字从彳作徂與孟子萬章篇論衡氣壽篇文同疑作徂者是今文尚書之異字據說文云殂往死也徂有往義故以往死為訓此亦以今文申釋古文也帝王世紀言堯與方回遊於陽城而崩其說當亦本

之今文尚書說馬鄭王本或亦有從今文作徂者故師古引之如此

白虎通四時篇或言歲或言年何言歲者以紀氣物帝王共之載之言成也載成萬物終始言之也二帝爲載三王爲季尚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謂二帝也又曰諒闇三年謂三王也

案段玉裁曰白虎四時篇引尚書三載云云此載字或後人以今本尚書改之者喬樅謂此段氏攷之不審也白虎通明言二帝爲載三王爲季故先引堯典以證載字又引無逸以證年字非出後人所改之也

又崩薨篇禮始於黃帝至堯舜而備易言沒者據遠也書殂落死者各自見義堯見憯痛之舜見終各一也（盧文弨云各字疑是衍文）喪者亡人死謂之喪言其亡不可復得見也不直言喪何爲孝子不忍言尚書曰武王既喪知據死者稱喪也生者哀痛之亦稱喪孝經曰君子之喪親也是施生者也天子至庶人俱言喪何欲言身體髮膚俱受之父母其痛一也王者崩諸侯悉奔喪何臣子悲哀慟怛莫不欲觀君父之棺柩盡悲哀者也七月之閒諸侯有在京師供臣子之事者有號泣悲哀奔走道路者有居其國哭痛思慕竭盡所供以助喪事者是四海之內咸悲臣下若喪考妣之義也

漢書王莽傳莽下書曰遏密之義迄于季冬正月郊祀八音當奏○師古曰虞書放勳乃徂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

密八音遏止也密靜也謂不作樂也故葬引之

後漢書李固傳曰臣聞君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羹斯所謂聿追來孝不失臣子之節者

案此所言正是舜居堯喪之事蓋本於今文家尚書說也

稽古承天之語與王莽傳載博士諸儒議所云則天稽古而損益焉正合皆以古爲天也

三國魏志注引獻帝傳載魏明帝詔曰昔放勳殂落四海如喪考妣遏密八音明喪葬之禮同於王者也

放勳乃徂落

趙岐孟子注曰放勳堯名徂落死也如喪考妣思之如父母也遏止也密無聲也八音不作哀思甚也

論衡氣壽篇曰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求禪得舜舜徵二十歲在位堯退而老八歲而終至徂落九十八歲未在位之時必已成人計數百有餘矣

月正元日舜假于文祖

案薛綜東京賦注引尚書曰正月元日舜格于文祖月正二字誤倒作正月非是

史記五帝紀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避丹朱於南河之南諸侯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

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是爲帝舜○集解曰劉熙曰南河九河之最在南者

案此所引劉熙說卽熙孟子注中語也孫奭孟子疏引劉熙云帝王所都爲中故曰中國攷趙岐孟子注云南河之南遠地南夷也故言然後之中國訓義與熙微異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策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舜禹稷卨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卽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

又曰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

尙書大傳曰王者存二王之後與已爲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也周以至動殷以萌夏以芽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王特一生死是故周人以日至爲正殷人以日至三十日爲正夏以日至六十日爲正天有三統土有三王三統者所以序生也三正者所以統天下也三統若循連環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必以三微之月爲正者當爾之時物皆

尚微王者受命扶微章成此正使其道重大正始也○注云
所存二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
行其正朔服色此謂通天三統

案書傳解正朔二字義最明晰先大夫曰漢書成帝紀綏
和元年詔曰蓋聞王者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也本
此

白虎通三正篇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襲也明
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也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
也是以舜禹雖繼太平猶宜改以應天正朔有三何本天有
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統一
正也敬始重本也朔者蘇也革也言萬物革更於是故統焉

尚書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
月爲正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尚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
爲正色尚白以鷄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以夜半
爲朔不以二月後爲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
之月也三正之相承若順連環也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
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謹敬
謙讓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用其禮樂永事先
祖王者必一質一文何以承天地順陰陽陽之道極則陰道
受陰之道極則陽道受明二陰二陽不能相繼也質法天文
法地而已矣故天爲質地受而化之養而成之故爲文尚書
大傳曰王者一文一質據天地之道帝王始起先質後文者

順天地之道本末之義先後之序也物莫不先有質性乃後有文章也

案三國魏志辛毗傳云時議改正朔毗以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于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江聲曰如其說則舜禹皆未改朔自唐至夏皆建寅者蓋篡逆之世經術道消衰說競偏故有是說禮記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白虎通云王者存二王之後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若舜禹皆未改正則一統相襲當夏之世何以通三統乎必不然矣且經於上文言正月而此特變言月正月者猶是正月也月正者改月之正也不然曷為異其文哉是知鄭注言堯正建丑舜正建子其說精碻不可以易也

蔡邕獨斷曰三代建正之別名夏以十三月為正十寸為尺律中太簇言萬物始簇而生故以為正也殷以十二月為正九寸為尺律中大呂言陰氣大勝助黃鐘宣氣而萬物生故以為正也周以十一月為正八寸為尺律中黃鐘言陽氣踵黃泉而出故以為正也

案漢儒說三正多舉夏殷周為言者示人以易曉也其實三正之統唐虞以前皆承用之故三統紀推伏羲為天統色尚黑黃帝為人統色尚白少昊黃帝子亦尚白故高陽氏又天統亦尚赤堯為人統故用白帝子亦尚白故高陽氏又天統亦尚赤堯為人統故用白三統歷云天統之正始生于子半日朔色赤地統受之于

丑初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芽化而白人統受之于寅初
日蘗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是子爲天統丑爲地統
寅爲人統也由堯遞推之舜用天統色尚赤夏爲地統色
尚黑殷用人統色尚白周用天統色尚赤正色三而復者
也三統若循連環周而復始從可知矣

詢于四嶽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史記五帝紀禹皐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倕益彭祖自堯時而
皆舉用未有分職於是舜乃至于文祖謀于四嶽辟四門明
通四方耳目

尚書大傳曰帝猶反側晨興闢四門來仁賢

漢書王莽傳崔發等曰虞帝闢四門達四聰

又梅福傳福上書曰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
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

後漢書申屠剛傳剛對策曰闢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

又郅壽傳何敞上疏理壽曰臣聞聖王闢四門開四聰延直
言之路立敢諫之旗考知政理違失人心輒改更之故天人
並應傳福無窮雖唐虞之隆三代之盛猶謂謗謗以昌不以
訕謗爲罪

又班昭傳昭上疏曰隆唐虞之政闢四門而開四聰

潛夫論明闇篇夫堯舜之治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以天
下輻輳而聖無不昭故共鯀之徒弗能塞靖言庸回弗能惑

達四窻

風俗通十反篇蓋人君者闢門開窻號眺博求

左傳文十八年杜預注曰闢四門達四窻以賓禮眾賢

案段玉裁云蓋尚書本作囪窗之或字窗又窗之俗體聰又囪之同音字作囪而或如字或讀爲聰猶之台可讀爲怡尼可讀爲昵庸可讀爲鏞也作窗正合惠定宇明堂之說喬樅謂尚書釋文無聰字音義亦不言馬鄭本同異則古文尚書作聰可知也史記五帝紀言明通四方耳目則歐陽尚書作聰又可知也然則作窗者當是大小夏侯尚書之文矣據郅壽傳何敞以闢四門開四聰彙舉班昭傳昭上疏云闢四門而開四聰蓋亦讀聰字爲窗者歟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同一今文尚書皆出伏生所傳授而其閒文字讀之者各異故治三家尚書者所從爲之訓義亦各異

咨十有二牧曰欽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案隸古定本尚書作食哉惟時僞孔傳云所重在於民食惟當敬授民時許宗彥曰食哉惟時四字不辭攷此經下文云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文法正與此同食哉當爲欽哉之譌篆文欽字偏旁與食字形近文蝕其半故譌作食耳許說以經證經極爲精碻孔傳之爲贋作此其顯然者矣

史記五帝紀命十二牧論帝德行厚德遠佞人則蠻夷率服
漢書朱博傳何武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爲州伯書曰咨十有
二牧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
又百官公卿表敘曰十有二牧柔遠能邇○應劭曰牧州牧
也
案禮記王制州有伯鄭彼注云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
皆曰牧是知此牧卽州伯十有二牧者十有二州之伯也
鄭君之說與何武及應劭同皆用今文尚書之訓
又敘傳述宣紀曰柔遠能邇燀燿威靈
案江聲云詩民勞篇柔遠能邇箋云能猶伽也安遠方
之國順伽其近者詩釋文引鄭注尚書云能忞也詩正義
云尚書柔遠能邇注以能爲忞則此云伽者與忞同謂順
適其意也喬樅攷詩釋文引徐云能毛如字鄭奴代反是
知鄭訓能爲伽從三家今文故與毛古文異也此經王肅
注云能安遠者先能安近亦以能讀如字肅好馬融而與
鄭爲難故訓能如字從古尚書說今據鄭君箋詩用今文
說則其注尚書亦用今文說可知矣
蠻夷帥服
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敘曰昔書稱蠻夷帥服許其慕
諸夏也
案帥率古者通用此亦三家今文之異字也詩周頌率時
農夫韓詩作帥時農夫是其古通之驗

白虎通封公侯篇唐虞謂之牧何尚質使大夫牧諸侯故謂之牧旁立三人凡十有二人尚書曰咨十有二牧何知堯十二州也以禹貢言九州也

案旁方古書通用旁立三人者謂方立三人也四方凡十有二人此唐堯之制也

韓詩外傳曰王者必立牧方三人者何所以使窺遠牧眾也遠方之民有飢寒而不得衣食獄訟而冤失職賢而不舉者入告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爾者邪如何有飢寒而不得衣食獄訟而冤失職賢而不舉然後其君退而與卿大夫謀之遠方之民聞之皆曰誠天子也夫我居之辟見我之近也我居之幽見我之明也何

欺乎哉故牧者所以開四目通四聰

舜曰咨四嶽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度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維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皐陶帝曰俞汝往哉

史記五帝紀舜謂四嶽曰有能奮庸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相事皆曰伯禹爲司空可美帝功舜曰然嗟禹汝平水土惟是勉哉禹拜稽首讓於稷契與皐陶舜曰然往矣

案說文心部云懋勉也从心楙聲虞書曰惟時懋哉懋或省作忞者蓋三家之異文也文侟部云扇眾與詞也从侟自聲虞書曰扇咎繇槩古文扇據許書則三家今文皆當作扇字今正義本尚書作敻乃世俗通用之字史記以詁

訓代經文故作與也

又夏本紀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誅爲是於是舜舉鯀子禹而使續鯀之業堯崩帝舜問四嶽曰有能成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爲司空舜曰嗟然命女禹平水土維是勉之禹拜稽首讓于稷契皐陶舜曰女其往視事矣

又六國表敘禹興於西羌○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於石紐西夷之人矣

大戴禮主言篇孔子曰昔者舜左禹而右皐陶不下席而天下治

又曾子制言篇昔者舜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爲秉德之士存焉

又五帝德篇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文命敏給克濟其德不回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稱以上士躋躋穆穆爲綱爲紀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爲神主爲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下舉皐陶與益以贊其身舉干戈以征不享不庭無道之民四海之內舟車所至莫不賓服

淮南原道訓昔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內賓伏四夷納職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又脩務訓禹沐浴霪雨櫛扶風決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闕脩

彭蠡之防乘四載隨山栞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

又曰禹耳三漏是謂大通與利除害疏河決江

又曰禹之治水以身解于陽盱之河○注云爲治水解禱以身爲質陽盱河在秦地

又精神訓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師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然而稱曰我受命于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蝘蜓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揮尾而逃禹之視物亦細矣故觀禹之志乃知天下之細也案論衡異虛篇所載與淮南同

又要略訓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藁垂以爲民先剔河而道九歧鑿江而通九路辟江湖而定東海

又泰族訓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濬河因水之流也

說苑君道篇河開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

又曰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焉君王何爲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

書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鹽鐵論論鄒篇堯使禹爲司空平水土隨山刊木定高下而序九州

潛夫論五德志篇脩紀見流星意感生白帝文命夏禹其耳

參漏爲堯司空主平水土命山川畫九州制九貢功成賜元圭以告勳于天舜乃禪位命如堯詔禹乃卽位作樂大夏世號夏后

論衡順鼓篇舜遭洪水使禹治之百川東流又恢國篇禹以司空緣功代舜

越絕書八問天地之道萬物之紀莫失其本神農嘗百草水土甘苦黃帝造衣裳后稷產穡制器械人事備矣疇糞桑麻種播五穀必以手足大越海濱之民獨以鳥田小大有差進退有行莫將自使其故何也曰禹始也憂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會稽及其王也巡狩大越見耆老納詩書審銓衡平斗斛因病亡死葬會稽葦槨桐棺穿壙七尺上無漏泄下無郎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延袤一畝尙以爲居之者樂爲之者苦無以報民功教民鳥田一盛一衰當禹之時舜死蒼梧象爲民田也禹至此者亦有因矣亦覆釜也覆釜者州土也墳德也禹美而告至焉禹知時晏歲暮時加申酉求書其下祠白馬禹井井法也以爲禹葬以法度不煩人眾

吳越春秋禹父鯀者帝顓頊之後鯀娶於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壯未孳嬉於砥山得薏苡而吞之若爲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胷而產高密家于西羌地曰石紐石紐在蜀西川也鯀受命治水九載功不成殛于羽山舜與四嶽舉鯀之子高密四嶽謂禹曰舜以治水無功舉爾嗣考之績禹曰俞小子

敢悉考績以統天意惟委任而已禹傷父功不成循江汴河
盡濟濕乃勞身焦思以行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冠挂
不顧履遺不躡功未及成愁然沈思乃案黃帝經厥中蓋聖
人所記曰在于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赤帝在闕其巖之
巔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皆琢
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不幸所求禹乃登山仰
天而嘯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元夷蒼水使者聞帝使文
命於斯故來候之非厥歲月將告以期無爲戲吟故倚歌覆
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於黃帝巖嶽之下
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矣禹退又齋三月庚子登
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復返東嶽乘
四載以行川始於霍山徘徊五嶽詩云信彼南山惟禹甸之
遂巡行四瀆與益奠其謀行到名山大川召其神而問之山
川脈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俗殊國異域
土地里數使益疏而記之故名曰山海經禹使大章步東西
監亥度南北暢八極之廣旋天地之數禹濟江南省水理黃
龍負舟舟中人怖駭禹乃啞然而笑曰我受命於天竭力以
勞萬民生性也死命也爾何爲者顏色不變謂舟人曰此天
所以爲我用龍曳尾舍舟而去南到計於蒼梧而見縛人禹
拊其背而哭益曰斯人犯法自合如此哭之何也禹曰天下
有道民不罹辜天下無道罪及善人吾聞一男不耕有受其
饑一女不桑有受其寒吾爲帝統治水土調民安居使得其

所今乃罹法如斯此吾德薄不能化民證也故哭之悲耳於
是周行寓內東造絕域西延積石南踰赤岸北過寒谷徊崑
崙察六扈脈地理名金石寫流沙於西隅決弱水於北漠青
泉赤淵分入洞穴通江東流至於碣石疎九河於潛淵開五
水於東北鑿龍山闢伊闕平易水土觀地分州殊方各進有
所納貢民去崎嶇歸於中國堯曰俞以固冀於此乃號禹曰
伯禹官曰司空賜姓姒氏領統州伯以巡十二部堯崩禹服
三年之喪如喪考妣晝夜哭泣氣不屬聲堯禪位于舜舜薦
大禹改官司徒內輔虞位外行九伯舜崩禪位命禹禹服三
年形體枯槁面目黎黑讓位商均退處陽山之南陰河之北
萬民不附商均追就禹之所狀若驚烏揚天駭魚入淵晝歌
夜吟登高號呼曰禹棄我如何所戴禹三年服畢哀民不得
已即天子之位三載考功五年政定周行天下歸還大越登
茅山以朝四方羣臣一示中外諸侯防風氏後至斬以示眾
示天下悉屬禹也乃大會計治國之道內美釜山州鎮之功
外演聖德以應天心遂更名茅山曰會稽之山因傳國政休
養萬民天下喁喁兒思母子歸父而謂越恐羣臣不從言曰
吾聞食其實者不傷其枝飲其水者不濁其流吾獲覆釜之
書得以除天下之災令民歸於里閭其德彰彰若斯豈可忘
乎乃納言聽諫安民治室居廢山伐木為邑畫作印橫木為
門調權衡平斗斛造井示民以為法度鳳皇棲於樹鸞鳥巢
於側麒麟步於庭百鳥佃於澤遂已耆艾將老嘆曰吾晏歲

年暮壽將盡矣止絕於斯矣命羣臣曰五百世之後葬我於會稽之山葦槨桐棺穿壙七尺下不及泉墳高三尺土階三等葬之後曰無改畝以爲居之者樂爲之者苦禹崩之後眾瑞並去天美禹德而勞其功使百鳥還爲民田大小有差進退有行一盛一衰往來有常

風俗通皇霸篇曰禹者輔也輔續舜後庶績洪茂自堯以上王者也子孫據國而起功德浸盛故造美論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爲天子雖復更制不知名著故因名焉經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僉曰伯禹禹平水土是也

漢書律麻志伯禹帝系曰顓頊五世而生鯀鯀生禹虞舜嬗以天下土生金故爲金德天下號曰夏后氏

又敘傳述武紀曰疇咨熙載髦俊並作

又百官公卿表序禹作司空平水土

又司馬相如傳相如難蜀父老曰昔在洪水氾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洪原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時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儛胼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洽乎來茲

又公孫宏傳宏對策曰臣聞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

案策問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之語故宏對云然喬樅攷

董仲舒春秋繁露煖燠孰多篇引尚書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云三年陽氣壓於陰陰氣大興此禹所以有水名也是堯崩之後復有水災但與堯時洪水不同耳仲舒之言蓋亦本於尚書說武帝時尚書之學初立歐陽博士尚未盛行宏於經非治尚書故言未聞禹之有水耳後漢書許揚傳昔大禹決江疎河以利天下又陳蕃傳蕃上疏曰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三國志高堂隆傳昔在伊唐世值陽九厄運之會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隧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災青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

鯀名縣

說文仌部鯀魚也从仌自聲虞書曰鯀殛羽山古文鯀

案據說文云縣古文鯀則知所稱虞書鯀殛羽山乃今文尚書也段玉裁云各本皆作眾詞與也惟廣韻六至作眾與詞不誤眾與猶言多與以其字从仌故言眾與此字書說字之法也施之於用即少與亦謂之鯀

帝曰棄黎民祖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史記五帝紀帝曰棄黎民始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又周本紀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為帝嚳元妃棄為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為成

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弃爲農師天下得其利帝舜曰弃黎民始饑爾后稷播時百穀封弃於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徐廣曰今文尚書云祖饑故此作始饑祖始也邰今藃鄉在扶風

漢書百官公卿表敘棄作后稷○應劭曰棄臣名也后主也爲此稷官之主也

又食貨志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飢是爲政首○孟康曰祖始也黎民始飢命棄爲稷官也古文言阻

案詩思文正義引鄭注云祖讀曰阻阻戺也時讀曰蒔始者洪水時眾民戺于飢女居稷官播蒔五穀以救活之詩釋文引馬云祖始也馬鄭皆治古文尚書鄭從古文家故讀祖爲阻馬參用今文家故與史記訓合

又藝文志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

淮南泰族訓后稷墾草發菑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用地之勢也

論衡率性篇后稷之時履大人跡或言衣帝嚳之服坐息帝嚳之處妊身怪而棄之隘巷牛羊不敢踐之賓之氷上鳥以翼覆之慶集其身母知其神怪乃收養之長大佐堯位至司馬

又初稟篇棄事堯爲司馬居稷官故爲后稷

又本性篇稷爲兒以種樹爲戲孔子能行以俎豆爲弄稟善
氣長大就成故種樹之戲爲唐司馬俎豆之弄爲周聖師
潛夫論五德志篇姜嫄履大人迹生姬棄厥相披頤爲堯司
馬又主播種農植嘉穀堯遭水災萬民以濟故舜命曰后稷
吳越春秋棄爲兒好種樹禾黍桑麻五穀相五土之宜青赤
黃黑陵水高下黍稷禾蘖麥豆稻各得其理堯遭洪水人
民泛濫逐高而居堯聘棄使教民山居隨地造區研營種之
術三年餘行人無飢乏之色乃拜爲農師封之台號爲后稷
姓姬氏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寬
史記五帝紀舜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馴汝爲司徒而敬敷
五教在寬○正義曰馴音訓○索隱曰史記馴字徐廣皆讀
曰訓訓順也
又殷本紀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爲帝嚳次妃契長而
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爲司
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封於商賜姓子氏契興於唐虞大
夏之際功業著於百姓百姓以平
案說文心部悉順也从心孫聲唐書曰五品不悉許所引
書據古文也今文皆作訓字史記殷本紀從今文作五品
不訓而五帝紀作馴者五帝紀以詁訓代經文也漢書孝
文本紀云列侯亦無由教馴其民教馴卽教訓古書通用
此其驗已

漢書百官公卿表敘禼作司徒敷五教○應劭曰五教父義
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
案漢書東方朔傳契爲鴻臚注引應劭曰禼作司徒敬敷
五教師古曰契讀與禼同字本作偰蓋後從省耳喬樅攷
說文米部云禼古文偰內部云禼蟲也禼从內象形讀與
偰同禼古文禼人部云偰高辛氏之子堯司徒殷之先从
人契聲是偰爲正字禼爲古文假借字尚書古文用假借
作禼今文當作偰其作契者乃偰之省文耳
又韋元成傳元成作詩曰五品以訓
又王莽傳莽下書曰司徒主司人道五教是輔帥民承上宣
美風俗五品乃訓

潛夫論五德志篇娀簡荻吞燕卵生子契爲堯司徒職親百
姓順五品
又志姓氏篇昔堯賜契姓子賜棄姓姬賜禹姓姒氏曰有夏
賜伯夷姓姜氏曰有呂
說苑貴德篇聖王佈德施惠非求教於百姓也君子致其道
德而福祿歸焉古者溝防不修水爲人害禹鑿龍門闢伊闕
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教以君臣之
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田畝不修民食不足后稷
教之闢地墾草糞土樹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是故三后之後
無不王者有陰德也
案復思篇云邵吉有陰德於孝宣帝宣帝將封之會吉病

使人加紳而封之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臣聞之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今此未獲其樂而病甚非其死病也後病果愈封爲博陽侯夏侯勝之言與此篇正合知此爲大夏侯尚書說也遜字疑後人依尚書正義本所改古文作孫見說文今文作訓見史記漢書正義改作遜非其誼矣又周禮地官序官注云教所以親百姓訓五品此亦鄭君注禮用今文尚書之明證也

論衡非韓篇曰王良登車馬無罷驁堯舜治世民無狂悖王良馴馬之心而堯舜順民之意治國猶治身也推治身以況治國治國之道當任德也

案訓字之義爲馴爲順故仲任之語云然其義卽本之今文尚書也

後漢書明帝紀建初元年詔曰五教在寬帝典所美

又和帝紀永和七年詔曰深惟庶事五教在寬

案明帝從桓榮受尚書和帝從桓郁受尚書皆習歐陽氏之學也

又鄧禹傳拜禹大司徒策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案鄧禹傳言孫宏少治歐陽尚書授帝禁中諸儒多歸附之帝者安帝也然則鄧氏家世亦習歐陽尚書矣

又王暢傳功曹張敞奏記諫曰五教在寬著之經典

又陳蕃傳蕃上疏曰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

又周舉傳陽嘉三年策問五品不訓王澤未流夫五品不訓
責在司徒

又謝夷吾傳班固見夷吾曰上令二辰順軌於歷象下使五
品咸訓於嘉時必致休徵克昌之慶非徒循法奉職而已

又劉愷傳陳忠疏曰調訓五品

又寇榮傳曰思帝堯五教在寬之德

續漢書禮儀志劉昭注引丁孚漢儀有夏勤策文曰往率舊
職敬敷五教五教在寬

案史記殷本紀述帝命契之辭曰汝爲司徒而敬敷五教
五教在寬疊五教二字後漢書載鄧禹策文續漢志注引
夏勤策文皆疊五教二字與殷本紀合袁宏後漢紀三十
引書敬敷五教五教在寬亦與殷本紀文同皆用今文尚
書也段玉裁云唐石經五教之下疊五教二字字形隱隱
可辨後乃摩去重刻然則唐時本有作敬敷五教五教在
寬者是古文今文竝同也

三國魏志曹爽傳注引魏書曹羲表曰臣聞唐虞序賢以稷
契爲先成湯褒功以伊尹爲首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軌女作士

史記五帝紀舜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軌汝作士
寇賊奸宄

尚書大傳曰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一曰司馬公一曰司空
公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徒蠻夷猾夏寇賊奸宄則

責之司馬溝瀆壅遏水爲民害田廣不懇則責之司空
又曰煙氛郊社不修山川不祝風雨不時霜雪不降責於天
公臣多弒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
不修水泉不隆水爲民害責於地公
大戴禮保傅篇盧辯注今尚書說三公司徒司馬司空也
韓詩外傳曰三公者何曰司徒司馬司空也司馬主天司空
主土司徒主人故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
則責之司馬山陵崩竭川谷不流五穀不粒草木不茂則責
之司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下怨其上則責之司
徒故三公典其職憂其分舉其辨明其隱此三公之任也
案尚書大傳鄭注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則
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則謂之司馬公與司寇
司空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此
倣周制而言之也大傳又云舜攝時三公九卿百執事此
堯之官也故使百官事舜則唐虞皆有三公明矣鄭注大
傳又云所謂六卿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士共工爲六卿
此說唐虞之官制也然則九卿者蓋益以虞及典樂納言
其司空一官卽共工所改名周禮疏敘引鄭尚書注云初
堯冬官爲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其聖德必成功故改命
司空以官名寵異之非常官也至禹登百揆之任舍司空
之職爲共工是知舜所命之九官卽所謂九卿矣又漢書
百官公卿表云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或說

當卽指韓詩外傳也據尙書大傳有天公地公人公之稱則韓詩亦用今文尙書說也棄居稷爲天官又兼司馬故云司馬主天禹作司空主平水土左傳文公二十八年云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服虔注亦以八愷爲禹垂之屬故云司空主土契爲司徒主布五敎皆所以明人倫之事故云司徒主人三公者逼職名無正官且不必備舜以司徒因堯授禪則司徒公是也禹以司空緣功代舜則司空公是也

許愼五經異議曰今尙書歐陽夏侯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在天爲星辰在地爲山川

咎繇

漢書刑法志舜修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軌而刑無所用

又食貨志棄下詔曰蠻夷猾夏寇賊姦軌

又百官公卿表敘咎繇作士正五刑○應劭曰士獄官之長

又王莽傳曰莽下書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不能殄滅

又敘傳述匈奴傳曰於惟帝典戎夷猾夏○又匈奴傳贊曰書戒蠻夷猾夏久矣夷狄之爲患也

案皐陶漢書作咎繇者三家之異文也姦軌或作奸宄古書多相通用以軌爲宄猶以冶爲亂也周禮秋官司刑疏

及史記五帝紀集解引鄭注尚書云由外爲姦起內爲軌是古文亦作軌字史記正義云軌或作宄

潛夫論志姓氏篇高陽氏後嗣有臯陶事舜舜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女作士

後漢書馮衍傳衍顯志賦曰臯陶釣於雷澤兮賴虞舜而後親

又李固傳曰寇賊姦軌

又馮緄傳延熹五年詔策緄曰蠻夷猾夏

呂氏春秋君守篇高誘注曰虞書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女作士師五刑有服

案段玉裁云唐石經通體每行十字惟自哉帝曰弃以下六行每行九字字形皆隱隱可辨弟六行石殘毀首七字新舊刻皆漫滅五刑有之上疑其同僞大禹謨文云汝作士明于五刑疊五刑二字與上節疊五教文法同非此則弟六行祗有汝作士五刑有六字不能成行覆定石經者刪去在寬上疊五教二字又刪去五刑有上四字共刪六字因改此六行爲每行九字摩去重刻亦可證初刻時所据之本不同今本也喬樅攷高誘呂覽注引虞書女作

士師即接五刑有服知今文尚書女作士之下實無此四字此今文古文之本有不同也古文尚書有此四字或鄭注本載有古今文異同如詩都人士首章禮記注言毛詩有之三家則亾之例或漢所勒石經無之故覆定石經者據以刪去作士下四字其上文五敎二字或亦据他本尚書無疊五敎二字者故併刪去之不然覆定石經者何緣憑空妄刪邪

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惟明克允

史記五帝紀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惟明能信C集解曰馬融曰五刑墨劓荆宮大辟三就謂大罪陳諸原野次罪於市朝同族適甸師氏既服五刑當就三處五流謂在八議君不忍刑宥之以遠五等之差亦有三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當明其罪能使信服之o正義曰度尚書作宅

案尚書正義謂馬鄭王三家解同此古文家說也攷國語魯語云刑五而已無有隱者大刑用甲兵次刑斧鉞中刑刀鋸其次鑽笮薄刑鞭扑以威民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賈逵注云用甲兵者諸侯逆命征討之刑也大夫已上於朝士已下於市韋昭注云大者陳之原野甲兵斧鉞也是韋昭解三次與賈侍中同賈韋二注當是今尚書說後漢書賈逵傳言逵以大夏侯尚書教授建初四年會諸儒於白虎觀講五經同異著白

虎通義逵以校書郎與議白虎通所稱尚書皆今文家說
其後始受詔撰集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及古文同異故諸
所引賈侍中說多大夏侯尚書之義也
韋昭國語注曰五刑大者陳之原野甲兵斧鉞也書曰後至
者斬割劓用刀斷絕用鋸亦有大辟鑽鑿腐刑笞黥刑也鞭官
刑扑教刑也五刑甲兵斧鉞刀鋸鑽笞鞭扑也次處也三次
野朝市
淮南兵略訓兵之從來者遠矣黃帝戰於涿鹿之野堯戰於
丹水之浦舜伐有苗啟攻有扈自五帝而弗能偃也又況衰
世乎夫兵者所以禁暴伐亂也教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
則臨之以威武臨之以威武而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故聖人
之用兵若櫛髮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兵之來也以廢
不義而復有德也
又修務訓皋陶馬喙是爲至信決獄明白察於人情
案江聲云此五刑實不同前文五刑當以賈韋說甲兵斧
鉞刀鋸鑽笞鞭扑爲當或據孝經說言五帝畫象世順機
三王肉刑既漸加疑唐虞之世無肉刑此不然也夫蠻夷
猾夏寇賊姦宄豈象刑足以威之乎則五刑自當有甲兵
斧鉞矣至於刀鋸鑽笞則是墨則誹宮大辟之象也象刑則墨
則誹宮大辟之象也蓋制是刑而復設是象有犯者則用
象刑乃可無用肉刑也然其時之民重恥其畏象刑尤甚
於畏肉刑罕有犯者則雖有象刑用之蓋鮮況肉刑乎然

刑制固不可廢也時咎繇見爲刑官安得謂唐虞無刑制哉喬樅謂江說甚允此命咎繇之詞以蠻夷猾夏爲言則非用甲兵征討不可三就自當以原野朝市爲是同族之適何師乃係周制未可以證唐虞之典也

潛夫論德化篇舜先敎契以敬敷五敎而後命皐陶以五刑三居是故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乃以防姦惡而救禍敗檢淫邪而內正道爾是以聖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德者所以修己也威者所以治人也故能使民比屋可封堯舜是也

荀悅申鑒曰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敎皐陶作士政不行焉

後漢書張敏傳敏駁議曰皐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爲非也

又謝夷吾傳班固薦夷吾曰臣聞堯登稷契政隆太平舜用皐陶政致雍熙殷周雖有高宗昌發之君猶賴傅說呂望之策故能光崇其業允協大中

三國志荀彧傳注引彧別傳彧言於太祖曰昔舜分命稷契皐陶以揆庶績敎化征伐並時而用

又陶謙傳注引吳書涿鹿版泉三苗之野有五帝之師有扈鬼方商奄四國有王者之伐自古在昔未有不揚威以弭亂震武以止暴者也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於

朱斨泉伯譽帝曰俞往哉汝諧

史記五帝紀舜曰誰能馴予工皆曰垂可於是以垂爲共工

漢書百官公卿表敘垂作共工利器用○應劭曰垂臣名也

爲共工理百工之事也

又古今人表朱斨伯譽列垂與伯益之間

案隸古定本尚書作殳斨伯與殳朱聲近伯柏與譽古相

通假此古文今文之不同也

又案漢書古今人表朱斨柏譽爲二人列上中尚書正義

釋二十有二人云鄭以爲二十二人數殳斨伯與朱虎熊

熊不數四嶽是鄭亦以殳斨伯與爲二臣也王夫之書經

稗疏云山海經言逢伯陵生鼓延殳殳始爲侯鼓延是始

爲鍾而此本云倕作鍾是則鼓延二人或佐垂作之也則

爲侯之殳或卽此殳既以殳爲一人則斨自是別人矣殳

以積竹爲兵建於兵車者斨方鑿斧也古者多以其所能

爲名殳斨豈能爲二器者與若然則世本云伯與始作衣

或卽此伯與之祖而孫蒙祖號不則若古之善射者皆名

羿而善縫紩者皆名伯與歟喬樅謂王說亦確據王說則

殳也斨也伯與也實爲三臣皆垂之佐也下節命益有讓

於朱虎熊羆之文書正義引鄭注亦以爲二臣然考古今

人表所載有伯虎有仲熊有季熊伯虎卽益所讓之朱虎

仲熊季熊卽益所讓之熊羆季熊疑爲季羆之譌是孟堅

明以朱虎熊羆爲二人矣證以左傳高辛氏才子八人有

伯虎仲熊叔豹季貍貍音近羆或季貍卽季羆歟殳斨伯
與爲垂之佐者三臣朱虎熊羆爲益之佐者亦三臣也惜
書缺有閒他無左證姑存之以備一解云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
益拜稽首讓於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史記五帝紀舜曰誰能馴予上下草木鳥獸皆曰益可於是
以益爲朕虞益拜稽首讓於諸臣朱虎熊羆舜曰往矣汝諧

遂以朱虎熊羆爲佐○集解曰馬融曰上謂原下謂隰虞掌
山澤之官者○索隱曰卽高辛氏之子伯虎仲熊也○正義
曰爲佐爲益之佐也

案尙書正義謂馬鄭王本皆爲禹曰益哉江聲曰揚雄羽
獵賦云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實本此經則古
本皆作禹曰咎繇謨言息益奏庶鮮食蓋禹治水與益同
事故知其能而特舉之僞傳本改作僉曰非也喬樅謂馬
鄭王本皆古文故作禹曰揚雄亦好古文者故以爲禹任
益虞今文尙書則但作僉曰益哉與上文僉曰伯禹僉
曰垂哉僉曰伯夷爲一例据史記五帝紀云皆曰益可是
今文尙書作僉曰之確證僞作孔傳者反從今文之本戾
矣

又秦本紀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元鳥墮卵女脩
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與禹
平水土已成帝錫元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爲輔帝舜

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游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爲柏翳舜賜姓嬴氏○索隱曰此卽秦趙之祖嬴姓之先一名伯翳尚書謂之益系本漢書謂之伯益是也尋檢史記上下諸文伯翳與伯益是一人不疑而陳杞世家敘伯翳與伯益爲二未知大史公疑而未決邪抑亦謬誤爾○正義曰列女傳陶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云陶子皐陶之子伯益也按此卽知大業是皐陶矣

案秦風詩譜云有伯翳者實皐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鄭君亦以伯翳爲皐陶之子是用今文尚書說

漢書百官公卿表敘蒜作朕虞育草木鳥獸○應劭曰蒜伯益也虞掌山澤鳥獸官名也○師古曰蒜古益字也

案說文口部云蒜貊文嗌字上象口下象頸脈理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敘蓋假蒜爲益字耳尚書正義引鄭注云言朕虞者掌山澤之官名不直稱虞而稱朕虞是爲重鳥獸艸木故也據史記云於是以益爲朕虞可知以朕虞二字名官矣漢書王莽傳云水衡都尉曰予虞莽改官制卽仿堯典朕虞之稱也

越絕書三夏敟獻犧於益敟者禹之子益與禹臣於舜舜傳禹薦益而封之百里禹崩敟立曉知王事達於君臣之義益死之後敟歲善犧牲以祠之經曰夏敟獻犧於益此之謂也

往才女諧

古文苑崔瑗河閒相張平子碑銘曰往才女諧

案才哉古相通用章樵注云古文尚書哉作才段玉裁云此謂宋次道家之古文尚書晁公武刊石於蜀者也薛季宣書古文訓正是此本故哉皆作才溯厥由來乃僞作古文尚書者竊取張平子碑耳

帝曰咨四嶽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於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史記五帝紀舜曰嗟四嶽有能典朕三禮皆曰伯夷可舜曰嗟伯夷以汝爲秩宗夙夜惟敬直哉惟靜潔○集解曰馬融曰三禮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鄭元曰秩宗主次秩尊卑○正義曰秩宗若太常也漢書百官表云王莽太常曰秩宗依古也

漢書百官公卿表敘伯夷作秩宗典三禮○應劭曰伯夷臣名也典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

案應劭釋三禮與馬融訓義合知古文今文說並相同也

白虎通王者不臣篇王者臣有不名者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同功於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尚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不名者貴賢者而已共成先祖功德德加於百姓者也

潛夫論志姓氏篇炎帝苗裔四嶽伯夷爲堯典禮折民惟刑以封申呂

案史記齊太公世家云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又陳杞世家云伯夷之後至周武王復封於齊曰太公望是四嶽卽伯夷也王符潛夫論言四嶽伯夷爲堯典禮與太史公史記合皆本尚書今文家說也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毋相奪倫神人以和

史記五帝紀伯夷讓夔龍舜曰然以夔爲典樂教稺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長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能諧毋相奪倫神人以和○集解曰馬融曰歌所以長言詩之意也鄭元曰胄子國子也案尚書作胄子稺胄聲相近鄭元曰聲依永聲之曲折又依長言聲中律乃爲和也神人以和者祖考來格羣后德讓其一隅也

案說文六部云育養子使作善也虞書曰教育子馬融尚書注云育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釋文引馬云胄長也攷爾雅育胄皆訓長則作胄字亦通鄭注尚書云胄子國子也王肅與鄭同又鄭周禮大司樂注云舜命夔教胄子釋文本爲教育子云育音胄本亦作胄周書王子晉曰人生而重丈夫謂之胄子胄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此胄子之義也史記以訓詁代經文故言教稺子物稺不可以不養也教養天下之子弟卽馬所云教長天下之子弟也爾雅釋詁育訓長又訓養胄亦訓長育胄訓同長養諸通卽許所云養之使作善也然則

今文與古文字異而誼皆同也又漢書引此經作歌咏言聲依咏攷尚書釋文云永徐音詠又如字今據史記以長言爲訓則字當作永永長也禮記樂記云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馬鄭竝云歌所以長言詩之意也鄭又云聲之曲折又依長言而爲之則依咏亦當從史記作永爲正矣

教胄子○歌咏言聲依咏

漢書禮樂志典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故帝舜命夔曰女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咏言聲依咏律和聲八音克諧此之謂也○師古曰咏古詠字也

案段玉裁云古文尚書作胄子今文尚書則作育子五帝本紀曰教稷子爾雅釋言育稚也邶風鄭箋云昔育之育稚也豳風鴟子之閔斯毛傳云鴟子稚子也史記以訓詁代經文此稷子卽經之育子揚雄宗正箴曰各有育子世以不錯然則今文尚書作育子可證也知古文尚書作胄子者釋文云胄直又反王云胄子國子也馬云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陸用王本爲音義馬本王本作胄則鄭本亦作胄可知史記集解引鄭元曰國子也然則王注卽襲鄭注王制注云虞書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是鄭本同王本也說文十四篇云部曰育養子使從依玉篇及衆經音義善也从

去肉聲虞書曰教育子此引今文尚書也大司樂注云若舜命夔典樂教育子是也此亦引今文尚書也攷育胄二字音義皆通育從肉聲胄從由聲肉由同部爾雅猶如麂舍人猶作鬻（即鬻字）郭音育胄亦可讀余六育亦可讀直又也爾雅釋故育長也又曰育養也毛公詩傳育長也馬注尚書胄長也長養義通而育胄訓同喬縱謂作育子者歐陽尚書也作胄子者大小夏侯尚書也皆三家今文也何以明之漢書禮樂志言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故帝舜命夔曰女典樂教胄子是以胄子訓爲國子與史記不同馬鄭王本尚書皆作胄子此古文經之同於夏侯尚書者也鄭君國子之訓當卽本夏侯說歐陽尚書作育子而史記記以訓詁字代之故言教稺子物稺不可以不養也許所云養之使作善卽馬所云教養天下之子弟長養義通則叔重所倣尚書當爲歐陽說季長之訓亦用尚書歐陽說也育胄皆三家今文所有之字故鄭君注王制引虞書作教胄子注大司樂引虞書作教育子不言其爲今文古文以三家竝立學官人人所共肄業不待辭費若緇衣篇之引君陳周田觀則古文與今文異故必分別言之古文爲割申勸今博士讀爲厥亂勸也

又藝文志書曰詩言志哥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哥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哥

案說文咏或詠字也是咏詠字同哥者歌之消文

又百官公卿表敘夔典樂和神人○應劭曰夔臣名也

無相奪倫

春秋繁露正貫篇德在天地神明休集並行而不竭盈于四海而訟詠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乃是謂也

淮南泰族訓夔之作樂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注云夔堯典樂官也

論衡射短篇尚書曰詩言志歌咏言此時已有詩也

韋昭國語注曰書曰詩言志

續漢書律厤志曰以六十律分碁之日黃鐘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於以檢攝羣音攷其高下苟非草木之聲則無不有所合虞書曰律和聲此之謂也

風俗通聲音篇曰書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又正失篇曰夔一足而用精專故能暢於音樂謹案呂氏春秋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以夔爲樂正始治律和均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服重黎又薦能爲音者舜曰夫樂天地之精得失之節故惟聖人爲能和樂之本夔能和之平天下若夔一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行

歸命汝典樂

水經注江水篇樂緯曰昔歸典協聲律宋忠曰歸卽夔

案太平御覽八十二引尚書中候讓于益歸注云歸讀曰夔據中候及樂說則歸字當亦三家今文之異字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史記五帝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集解曰鄭元曰百獸服不氏所養者也率舞言音和也

漢書禮樂志書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故樂者聖人之所以感天地通神明安萬民成性類者也

案尚書虞夏傳言鼱窶聲狗吠鳧鳴及倮介之蟲皆莫不延頸以聽鼱窶此言至樂相和物動相生同聲相應之義也是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茲其驗也

論衡感虛篇尚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又驗符篇唐虞之時百獸率舞

風俗通聲音篇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夫樂者聖人所以感天地通神明按萬民成性類者昔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生其竅厚均斷兩節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制十二筒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爲六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之五聲於是乎生聲音宮商角徵羽也音者土曰塤匏曰笙革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書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由是言之聲本音末也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振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入朕命惟允

史記五帝紀舜曰龍朕忌讒說殄僞振驚朕眾命汝爲納言

夙夜出入朕命惟信○徐廣音義曰一云齊說殄行振驚眾

案說文土部云垔以土增大道上从土次聲重文堙云古文垔从土卽處書曰朕堙讒說殄行堙疾惡也据說文言堙為古文尚書皆作垔矣段玉裁云說文卽下當有聲字古文以卽為聲小篆改從次聲者古音次讀如漆潛夫論次室倚立而歎嘯卽列女傳漆室之女康誥以次女封孫卿書兩引次皆為卽也引虞書者明假借之法此堙字不訓以土增大道上乃疾惡字之假借古次聲卽聲疾聲皆在弟十二部許君恐人不曉故又箋之曰堙疾惡也惡當依俗讀去聲

又案段玉裁云畏忌者堙之訓詁齊者讒之駮文齊疾也謂利口捷給也僞玩張氏正義本止作為張音危睡反耳

殄為振驚朕眾六字連讀言盡為振驚朕眾之事也以為代行則行讀如字據賈捐之傳今文尚書亦作殄行也

漢書百官公卿表敘龍作納言出入帝命○應劭曰龍臣名也納言如今尚書管王之喉舌也

案虞世南北堂書鈔五十九卷引尚書註云納言如今尚書管主喉舌也與應劭說同後漢書李固傳固言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尚書出納王命李固舉漢法以況蓋皆今文家之言也

又谷永傳永對曰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筦納言而

帝命惟允

震驚朕師

漢書賈捐之傳書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

潛夫論斷訟篇舜敕龍以讒說殄行震驚朕師乃自上古患之矣故先愼已惟舌以示小民

案振震古書通用賈王引書竝作震驚此亦三家尚書之異文也入納古亦相通隸古定本作震驚朕師與漢書及潛夫論同作出納朕命與史記及漢書異

帝曰咨女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史記五帝紀舜曰嗟女二十有二人敬哉惟時相天事三歲一考功三考黜陟遠近衆功咸興○集解曰馬融曰稷契皐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而美之無所復敕禹及垂已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牧四嶽凡二十二人鄭元曰皆格於文祖時所敕命也

黜陟幽明

尚書大傳曰書曰三歲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訓曰三歲而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其賞有功也諸侯賜弓矢者得專征賜鈇鉞者得專殺賜圭瓚者得爲鬯以祭不得專征者以兵屬於得專征之國不得專殺者以獄屬於得專殺之國不得賜圭瓚者資鬯於天子之國然後祭

又曰三年一使三公黜陟

白虎通考黜篇諸侯所以考黜者何王者所以勉賢抑惡重民之至也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又曰所以三載一考績何三年有成故於是賞有功黜不肖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何以知始考輒黜之尚書曰三年一考少黜以地書所言三考黜者謂爵土異也小國考之有功增土進爵後考無功削黜後考有功上而賜之矣五十里不過五賜而進爵土七十里不過七賜而進爵土能有大小行有進退也公一削爲七十里侯再削爲七十里伯三削爲寄公七十里伯一削爲五十里伯再削爲五十里子三削地盡五十里子一削爲三十里子再削爲三十里附庸三削地盡所以至三削何禮成於三三而不改雖反無益也尚書曰三考黜陟先削地而後黜爵者何爵者尊號也地者人所任也今不能治廣土衆民故先削其土地也故王制曰宗廟有不順者君黜以爵山川神祇有不舉者君削以地明爵土不相隨也

又曰二王後不貶黜者尊賓客重先王也以其當公也罪惡足以絕之卽絕更立其次周公誅祿甫立微子

潛夫論考績篇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蓋所以昭賢愚而勸能否也聖王之建百官也皆以承天治地物養萬民者也論衡治期篇上古之黜陟幽明考功據有功而加賞按無功而施罰

漢書食貨志曰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
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
又谷永傳永對曰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
咸事俊乂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眾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
又李尋傳尋說王根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後漢書朱浮傳浮上疏曰堯舜之盛猶加三考蓋以爲天地
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
三國志杜恕傳恕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之
盛制
又曰唐虞之君委任稷契臯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
放四凶

大戴禮五帝德篇舜使禹敷土主名山川以利於民使后稷
播種務勤嘉穀以作飲食義和掌秝敬授民時使益行火以
辟山萊伯夷主禮以節天下夔作樂以歌籥舞和以鐘鼓皐
陶作士忠信疏通知民之情契作司徒教民孝友敬政率經
其言不惑其德不慝舉賢而天下平南撫交趾大教西鮮支
渠搜氐羌北山戎發息愼東長夷鳥夷羽民
又少閒篇子曰昔虞舜以天德嗣堯布功散德制禮朔方幽
都來服南撫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西王母來獻其白琯
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於四海海外肅愼北發渠搜
氐羌來服
史記五帝紀曰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皐陶爲大理平民各

伏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咸讓垂主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
山澤辟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
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違唯禹之功為大披九山通
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
于荒服南撫交阯北發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發息愼
東長鳥夷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
致異物鳳皇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集解曰鄭元曰
息愼或謂之肅愼東北夷○索隱曰此言帝舜之德皆撫及
四方夷人故先以撫字總之北發當云北戶南方有地名北
戶又案漢書北發是北方國名今以北發為南方之國誤也
此文省略四夷之名錯亂西戎上少一西字山戎下少一北
字長字下少一夷字今案大戴禮亦云長夷則長是夷號又
云鮮支渠搜則鮮支當此析枝也鮮析音相近招音韶即舜
樂簫韶九成故曰九招也○正義曰披謂傍其山邊以通鳥
或作島括地志云百濟國西南海中有大島十五所皆置邑
有人居屬百濟又倭國西南大海中島居凡百餘小國在京
師南萬三千五百里按武后改倭國為日本國
說苑修文篇是故皐陶為大理平民各服得其實伯夷主禮
上下皆讓倕為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辟成棄主稷百
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
九州莫敢僻違禹陂九澤通九道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
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阯大發西析支渠搜氐

羌北至山戎肅慎東至長夷烏夷四海之內皆戴帝舜之功

於是禹乃興九韶之樂致異物鳳皇來翔天下明德也

新序雜事二昔者唐虞崇九賢布之於位而海內大康要荒

來賓麟鳳在郊由任賢之功也

三國志步騭傳騭上疏曰臣聞人君不親小事百官有司各

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彈五絃之琴詠南風之詩

不下廟堂而天下治也

分夘三苗

史記五帝紀分夘三苗○集解曰鄭元曰所竄三苗爲西裔

諸侯者猶爲惡乃復分析流之

韓詩外傳三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

在北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禹

之而舜不許曰吾喻敎猶未竭也久喻敎而有苗請服天下

聞之皆薄禹之義而美舜之德問曰然則禹之德不及舜乎

曰非然也禹之所以請伐者欲彰舜之德也故善則稱君過

則稱己臣下之義也假使禹爲君舜爲臣亦如此而已矣夫

禹可謂達乎爲人臣之大體也

鹽鐵論論功篇有虞氏之時三苗不服禹欲伐之舜曰是吾

德不喻也退而修政而三苗服不牧之地不鬬之民古聖王

不加兵不事力焉以爲不足煩百姓而勞中國也

論衡率性篇三苗之民或賢或不肖堯舜齊之恩敎加也

案論衡此語蓋申釋虞舜所以分夘三苗之意也其賢者

羌北至山戎肅慎東至長夷鳥夷四海之內皆戴帝舜之功
於是禹乃興九韶之樂致異物鳳皇來翔天下明德也
新序雜事二昔者唐虞崇九賢布之於位而海內大康要荒
來賓麟鳳在郊由任賢之功也
三國志步騭傳騭上疏曰臣聞人君不親小事百官有司各
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彈五絃之琴詠南風之詩
不下庙堂而天下治也

分北三苗

史記五帝紀分北三苗○集解曰鄭元曰所竄三苗爲西裔
諸侯者猶爲惡乃復分析流之
韓詩外傳三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
在北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伐
之而舜不許曰吾喻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請服天下
聞之皆薄禹之義而美舜之德問曰然則禹之德不及舜乎
曰非然也禹之所以請伐者欲彰舜之德也故善則稱君過
則稱己臣下之義也假使禹爲君舜爲臣亦如此而已矣夫
禹可謂達乎爲人臣之大體也
鹽鐵論論功篇有虞氏之時三苗不服禹欲伐之舜曰是吾
德不喻也退而修政而三苗服不牧之地不鬬之民古聖王
不加兵不事力焉以爲不足煩百姓而勞中國也
論衡率性篇三苗之民或賢或不肖堯舜齊之恩教加也
案論衡此語蓋申釋虞舜所以分北三苗之意也其賢者

撫之以恩其不肖者施之以教如此而有不遷善改過以
化其惡者乎此堯舜之德所以無思不服也

分別三苗

三國志孫權傳權造爲漢吳盟曰昔共工亂象而高辛行師
有苗干度而虞舜征焉

案三國志虞翻傳注引翻奏尚書鄭注違失事曰尚書分
北三苗北古別字鄭注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
怪也今攷說文八部云北分也从重八八別也亦聲又艹
部云莧戾也从艹而北北古文別據許言北爲古文別知
今文尚書或但作別字鄭云北猶別也此乃以今文釋古
文本無違失虞仲翔駁之非是

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史記五帝紀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八年而堯崩
三年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乃至于文祖
又曰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
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守崩
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爲零陵○集解曰皇甫謐曰
舜所都或言蒲坂或言平陽或言潘潘今上谷也皇覽曰舜
冢在零陵營浦縣其山九谿皆相似故曰九疑傳曰舜葬蒼
梧象爲之耕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山海經曰蒼梧山
帝舜葬于陽丹朱葬于陰皇甫謐曰或云二妃葬衡山○正
義曰括地志云平陽今晉州城是也潘今嬀州城是也蒲坂

今蒲州南二里河東縣界蒲坂故城是也

大戴禮五帝德篇舜之少也惡頑勞苦二十以孝聞乎天下

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葬于蒼梧之野

案史記言舜三十堯舉之是三十登庸也言用事二十年

而堯使攝政是二十在位也攝政八年居堯喪三年終堯

喪後又讓丹朱而後假于文祖前後凡十一年始踐帝位

三十九年巡守而崩年適百歲是五十載陟方乃死也故

論衡氣壽篇亦引此經而統計之曰適百歲矣

孟子萬章篇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趙岐注曰書曰

舜生三十登庸二十在位時尚慕故言五十也

案隸古定本尚書二十在位二字作三傳云歷試二年攝

位二十八年又云舜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

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凡壽百一十二歲其說特異

辨詳見後

論衡氣壽篇百歲之命是其正也何以明人年以百爲壽也

世間有矣儒者說曰太平之時人民侗長百歲左右氣和之

所生也堯典曰舜生三十徵用二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適百歲矣

案古文尚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段玉裁云三十在位今文尚書作二十鄭君用今文注古

文讀三十爲二十可攷而知也司馬子長據今文尚書作

史記五帝本紀曰舜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

是徵庸二十而在位此今文尚書之一證也論衡氣壽篇
曰舜生三十徵用二十在位此又今文尚書之一證也趙
岐孟子注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孔刻孟子注誤
作三十尚同古文尚書作三十在位則不得爲五十而慕
之證矣尚書正義曰鄭元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
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
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王伯厚以來皆以此
爲尚書鄭本鄭說今按鄭本果如此則不當言鄭某讀此
經云正義全書引鄭注皆言鄭某云鄭云無有言鄭某讀
此經云者然則古文作三十登庸鄭注云三十當作二十
以今文正古文故孔沖遠謂之讀此經也假今鄭本作二

十登庸與方輿所据馬王本不同則釋文正義皆必顯別
之云三十鄭本作二十不若是墨墨而已史記集解引皇
甫謐曰舜以堯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三十一年甲午徵用
七十九年壬午即眞百歲癸卯崩太平御覽卷八十一引
帝王世紀曰舜年八十即眞八十三而薦禹九十五而使
禹攝政攝五年有苗氏叛南征崩于鳴條年百歲皇甫亦
用今文尚書說爲韓退之佛骨表所本而云甲午徵用壬
午即眞則自甲午至辛巳共四十八年與其紀堯者合而
與堯與孟子不合由誤讀史記凡二十八年五字也堯之
二十八載合舜之徵庸二十攝位八年言之孟子所謂相
堯二十有八載也舜之在位五十載合攝位八年如喪三

年卽眞四十年言之堯典自愼徽五典已下乃徵庸二十
年之實乃言底可績三載此三載在二十年內也自正月
上日受終于文祖已下乃攝位八年之實合二十年爲二
十有八載自月正元日舜假于文祖至分北三苗乃卽眞
四十年之實併前攝位八年如喪三年爲在位五十載此
今文家說也姚方興注則云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
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凡壽百一十二歲此
非方興之說採馬王之說爲之也然則鄭以今文讀古文
馬王則墨守古文不讀徵庸三十爲二十亦不牽合前文
二十有八載不謂攝位爲在位似較今文家說爲易了錢
氏曉徵以爲登庸二十的是古文所云鄭某讀此經云者

謂他家於庸字位字句絕鄭於三十二十句絕爲異也玉
裁案劉恕通鑑外紀引王肅注云歷試三載其一在徵用
之年其餘二載與攝位二十八年凡三十歲然則王本作
三十在位甚顯白馬鄭本當同也大戴禮五帝德云二十
以孝聞乎天下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與今文尚書
合此鄭之所以讀從今文也二十以孝聞之後又十年堯
舉之又二十年乃攝行天子事是爲大戴禮之三十在位
大戴禮之三十在位合上文二十言之今文尚書之二十
在位合上文舜生三十言之皆是五十歲合下文五十乃
死則皆百歲也故曰大戴與今文尚書合鄭君云登庸二
十是古文尚書作登庸今文尚書作徵庸方興本作徵未

是中庸鄭注曰徵或爲登徵登今古文之異耳陸德明敘錄曰江左元帝時豫章內史枚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亾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愼徵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篇以續之又曰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航頭買得上之是則正義本舜典一篇孔傳正姚方興所採馬王之注僞爲之者咨徵五典已下經文卽馬王本更無疑矣舜年百一十二歲之云非馬季長語則王子雍語也

淮南脩務訓舜作室築牆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去巖穴各有室家南征三苗道死蒼梧

白虎通巡狩篇王者巡狩崩于道歸葬何夫太子當爲喪主天下皆來奔喪京師四方之中也卽如是舜葬蒼梧禹葬會稽于時尚質故死則止葬不重煩擾也

漢書劉向傳向上封事曰堯葬濟陰邛隴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

國語魯語舜勤民事而野死韋昭注曰野死謂征有苗死於蒼梧之野

三國志薛綜傳綜上疏曰昔帝舜南巡卒於蒼梧

又呂凱傳凱答雍闓曰昔舜勤民事隕于蒼梧書籍嘉之流聲無窮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八十終

歸安陳兆熊
吳縣吳大彬校

今文尚書經說攷二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虞夏書十五　虞書十四

皐陶謨弟十五

今文尚書二

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

史記夏本紀皐陶作士以理民帝舜朝禹伯夷皐陶相與語

帝前皐陶述其謀曰信其道德謀明輔和禹曰然如何

案段玉裁云信道其德謀明輔和卽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之詁訓也各本作信其道德蓋誤倒之宜爲訂正

白虎通聖人篇聖人者何聖者通也道也聲也道無所不通

明無所不照聞聲知情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四時合序
鬼神合吉凶何以言皐陶聖人也以目篇曰若稽古皐陶聖
人而能爲舜陳道朕言惠可底行又旁施象刑維明
案尚書正義引鄭康成云以皐陶下屬爲句江聲曰稽古
之義爲同天惟天子爲有是稱皐陶雖聖人不可以同天
自之故鄭讀古字絕句蓋古書或以粵若稽古發篇逸周
書武穆解然也賈馬順考古道之訓於此乃爲克當也然
則此曰若稽古雖與堯典同而鄭君句讀固與堯典文異
矣喬樅謂鄭以皐陶下屬爲句此古文尚書說也今據白
虎通引書曰若稽古皐陶是今文家說不以皐陶下屬爲
句此今文古文之句讀不同也詩周頌譜正義引中候適

雒貳云曰若稽古周公旦亦此之類尚書中候十八篇皆
今文尚書家說也
又曰聖人皆有表異皐陶鳥喙是謂至誠決獄明白察於人
情聖人所以能獨見前覩與神通精者蓋皆天所生也
淮南修務訓皐陶馬喙是謂至信決獄明白察於人情
案據淮南子云皐陶馬喙則白虎通鳥喙當是馬喙之譌
又據論衡骨相篇云皐陶馬口在經傳者較著可信益足
證此鳥字之當作馬也史記載范雎言越王長頸鳥喙可
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則鳥喙非聖人之異表矣
論衡問孔篇皐陶陳道帝舜之前淺略未極禹問難之淺言
復深略指復分蓋起問難此言說激而深切觸而著明也

後漢書崔駰傳駰達旨曰昔堯含慼而皐陶謨
又崔寔傳實政論曰自古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
佐博物之臣故皐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
隆
皐陶曰於愼厥身修思永敦序九族庶明亮翼邇可遠在茲禹
拜昌言曰俞
史記夏本紀皐陶曰於愼其身修思長敦序九族衆明高翼
近可遠在已禹拜美言曰然
案高字疑爲亮之譌堯典曰惟時亮天工史記作相天事
亮之訓相本爾雅釋詁庶明亮翼卽衆賢輔相之謂亮字
戴侗六書故引唐本說文云亮明也从凡从高省亮从高

省轉寫者譌爲高字以形近故耳今文亮翼訓爲相翼古
文厲翼訓爲作翼謂竝相近厲作之訓亦本爾雅釋詁也
大戴禮王言篇孔子曰昔者舜左禹而右皐陶不下席而天
下治
說苑君道篇夫王者得賢才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
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昔者舜左禹右皐陶
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效也
漢書鼂錯傳錯對策曰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爲輔翼故黃
帝得力牧而爲五帝先大禹得皐陶而爲百王祖
惇敘九族
漢書王莽傳書不云乎惇敘九族

國語楚語敎之訓典使知族類韋昭注曰訓典五帝之書也族類謂若惇敘九族

案敦與惇古通爾雅釋詁云惇厚也禮記樂記注云敦厚也訓誼並同內則惇史鄭君詩箋引作敦史樂記敦和釋文本作惇和是其驗已序敘古書並通

中論貴驗篇禹拜昌言

三國吳志三嗣主傳評曰昔舜禹之德猶或矢誓衆臣予違汝弼或拜昌言常若不及

禹拜讜言

孟子公孫丑篇禹聞善言則拜趙岐注云尚書曰禹拜讜言

案此所引尚書據三家今文也段玉裁曰古文尚書作昌

今文尚書作黨僞孔傳釋昌爲當益稷釋攴當丁浪反本亦作讜當蕩反引李登聲類曰讜言善言也孟子趙注引尚書曰禹拜讜言此今文尚書作讜之證也班固西都賦云讜言宏說李善注引字林讜言美言也音黨孟堅亦用今文尚書耳讜逸周書作黨祭公解拜手稽首黨言盧氏召弓曰黨讜古字通荀子非相篇博而黨正註謂直言也又見張平子劉寬二碑玉裁謂平子碑黨言允諧劉寬碑前云朝廷忠讜後云對策嘉讜可見漢人黨讜通用蓋古只作黨後人或加言旁是以許君不收而李登呂忱乃收之古昌黨音同如閶闔子雲賦作鬯闔鼓聲不過閶閶卽鬯字可證此古文作昌今文作黨音同義同也說文曰昌

美言也从日从日與字林讜字訓同然則昌本字黨假借字也喬樅謂段說甚允以愚攷之作讜作黨者蓋大小夏侯之本也其歐陽尚書但作昌字觀史記夏本紀云帝舜謂禹曰汝亦昌言作昌字可證此歐陽尚書之同於古文者也

敦敘九族庶明厲翼

三國蜀志先主上言漢帝曰在昔虞書敦敘九族庶明厲翼○裴松之注引鄭元曰庶眾也厲作也敘次序也序九族而親之以眾明作羽翼之臣也

又先主表於漢帝曰昔在虞書敦敘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

案尚書正義本作勵翼僞孔傳以勉勵爲訓正義引王肅云以眾賢明爲砥礪鄭云厲作也以眾賢明作輔翼之臣與孔王不同三說分爲三體非是古者勉厲砥厲皆作厲字無作勵礪者故說文厲訓旱石此砥厲字也引申之爲勉厲誼鄭王皆治古文尚書鄭之解詁異於王肅蓋參用今文家說也觀先主傳虞書作敦敘九族庶明厲翼知三家今文尚書亦有作厲字者與昌言之或作讜或作昌同也又攷國語楚語云武丁得傅說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汝作礪是以賢臣爲砥厲之義也賈逵嘗注國語其作古文尚書訓當卽用國語作礪爲訓王肅之註解殆亦本諸賈達知鄭君訓厲爲作是用今文家說者攷爾雅釋詁厲

作也鄭注引穀梁傳曰始厲樂矣穀梁亦今文之學也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悊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悊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史記夏本紀皐陶曰於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皆若是惟帝其難之知人則智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智能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集解鄭元曰禹爲父隱故言不及鯀

案江聲云而當爲耐據史記作能智能惠則此而實是能字依古文當爲耐也鄭注禮運云耐古能字傳書世異古字時有存者則亦有今誤矣正義云亦有今誤矣者今書雖存古字爲耐亦有誤不安寸直作而字易屯彖云利建侯而不寧及劉向說苑能字皆爲而也是亦有今誤矣喬樅謂尚書正義引馬融云禹爲父隱故不言鯀與鄭注同皆以佞人爲指共工此古文說也論衡答佞篇云驩兜大佞恢國篇云三苗巧佞之人據此則今文說以巧言令色孔壬即指驩兜有苗言之不以佞人爲共工也論語學而篇巧言令色鮮矣仁包咸注云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與史記訓合孔壬猶言甚佞莊十七年經鄭瞻自齊逃來公羊傳曰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是其義已

淮南修務訓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

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之何憂驩兜何遷有苗故仁莫大于愛人知莫大于知人

又繆稱訓身君子之言信也中君子之意忠也忠信形於內感應動於外故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閒而三苗服

鹽鐵論論誹篇皐陶對舜在知人惟帝其難之洪水之災堯猶憔悴而不能治得舜而九州甯故雖有堯之明君而無舜禹之佐則純德不流

說苑君道篇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事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

論衡定賢篇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據才高卓異者則謂之賢耳何難之有然而難之獨有難者之故也夫虞舜不易知人而世人自謂能知賢者誤也

又是應篇經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

又答佞篇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虞舜大聖驩兜大佞大聖難知大佞何易之有

白虎通封公侯篇曾子問曰立適以長不以賢何爲賢不肖不可知也尚書曰惟帝其難之

風俗通過譽篇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漢書辭宣傳谷永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故皐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

又王莽傳書曰知人則哲

後漢書虞延傳顯宗曰知人則知惟帝難之信哉斯言

案桓榮傳言榮授明帝尚書是顯宗習歐陽氏學此引知人則知與史記文同皆據歐陽尚書經也

又楊秉傳秉上疏曰先王建國順天制官皐陶誡虞在於官人

又順帝紀永定六年詔曰書稱安民則惠

又左雄傳雄上疏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甯人甯人之道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皐陶對禹貴在知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又邊讓傳讓章華賦曰君明哲以知人官隨任而處能百揆時序庶績咸熙

皐陶曰於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如何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共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寒彊而義章厥有常吉哉

史記夏本紀皐陶曰然於亦行有九德亦言其有德乃言曰始事事寬而栗柔而立愿而共治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實彊而義章其有常吉哉

案段玉裁云夏本紀皐陶曰然於按於卽都也都上有然則今文尚書多一俞字也江聲曰亦古掖字扶持也見說文亦部顧野王玉篇云言人掖扶其行有九德者此解甚精蓋本諸漢經師舊說與喬樅謂亂史記作治寒史記作實者攷說文亂从乿治也乿治之也又心部云寒

實也从心塞省聲虞書曰剛而塞史記以詁訓代經文故
亂字作治塞字作實也擾徐廣音義曰一音柔今本音字
誤爲作非是應劭注擾龍云擾音柔馴也可証擾音如手
反故徐廣云一音柔玉篇牛部云擾馴也尚書犭憂而毅如
此据玉篇則此字本作犭憂說文云犭憂牛柔謹也从牛憂聲
又云擾玉也从玉憂聲讀若柔是知犭憂之音柔乃古音矣
張參五經文字上曰擾說文也擾經典相承隸省也段玉
裁云此非隸省乃隸變也擾聲憂聲古音在弟三尤幽部
是以擾之俗體亦作獶耳

又案史記引此經文亦言其有德今本尚書注疏作亦言
其人有德惠棟曰唐石經尚書初刻有人字後刪去段玉
裁云据夏本紀云亦言其有德則今文尚書無人字也
又案愿而共古文尚書作愿而恭段玉裁云夏本紀引作
共疑本紀是也共讀爲供謹愿人多不能供辦能治人多
不能敬慎德與才不能互兼也史記恭敬字不作共即堯
典允恭象恭可證今文尚書作愿而共勝於古文尚書矣
後漢書鄭均傳元和元年詔曰書不云乎章厥有常吉哉
日宣三德夙夜翊明有家日嚴振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
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史記夏本紀曰宣三德蚤夜翊明有家曰嚴振敬六德亮采
有邦翕受普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吏肅謹
案古文尚書作浚明釋文引馬云浚大也是古文與今文

字異義異又曰嚴釋文云嚴如字馬讀魚檢反是馬融讀

此嚴字爲儼也

尙書大傳曰翊輔也

案江聲云翊假借字也當爲翼翼敬也喬樅攷爾雅釋言

翊明也郭璞注引書曰翊日乃瘳而尙書作翼日是翊翼

古相通假故大傳以翊訓輔知翊卽翼之假借字也

又案振敬古文尙書作祇敬振祇古書通用無逸治民祇

懼柴誓祇復之史記魯世家並作振懼振復般庚震動萬

民嘉平石經作祇動禮記內則祇見孺子鄭注云祇或作

振皆其驗也

今尙書中侯曰俊乂在官則禮泉出也

鹽鐵論刺復篇治大者不可煩煩則亂治小者不可怠怠則

廢其政恢卓可爲卿相其政察察可爲匹夫維綱不張禮義

不行公卿之憂也案上之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尙書曰

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庶尹允諧言官得其人人任

其事故官治而不亂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

卿總要執凡是也

論衡恢國篇曰皇帝敦德俊乂在官

中論譴交篇曰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此先王取士官人之法

也

漢書谷永傳永對曰經曰九德咸事俊艾在官未有賢布於

官而不治者也

案乂字從艸作艾當亦三家尚書之異文

後漢書張衡傳衡思元賦曰皐陶邁而種德分德樹茂乎英

六

又楊震傳震上疏曰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

致雍熙方今九德未章賢俾通庭

又楊賜傳賜上封事曰天生蒸民不能自理故立君長使司

牧之是以唐虞兢兢業業周文日昃不暇明愼庶官俊乂在

職三載考績以觀厥成

又謝夷吾傳班固薦夷吾曰行包九德

三國志鍾繇傳文帝賜繇五熟釜銘曰百僚師師

毋敎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

代之

史記夏本紀毋敎邪淫奇謀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天事

尚書大傳曰書稱天工人其代之天工人其代之夫成天地之功者未嘗不

藉昌也

乂敖佚欲有邦　一日二日萬機

漢書王嘉傳嘉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乂敖佚欲有

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

言有國之人不可傲慢逸欲但當戒愼危懼以理萬事之機

也敖讀曰傲

案乂無毋三者古通佚與逸同幾者機之淵文機謂發動

所由也工者功之淵文功事也此皆三家今文之異字也

王嘉傳引敎字作敖當亦三家尚書之異文故與史記夏本紀及後漢書陳蕃傳所引不同師古集注讀敖爲傲以傲慢解之疑亦襲漢書舊注之音義也

毋曠庶官

漢書孔光傳策免光曰書不云乎毋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功人其代之

漢書律厤志曰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以終天地之功書曰天功人其代之

又王莽傳書不云乎天工人其代之

論衡藝增篇尚書曰無曠庶官曠空也毋空衆官實非其人與空無異故言空也德有大小材有高下居官治職皆欲勉效在官尚書庶官亦容小材而云無空者刺之甚也

潛夫論貴忠篇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自公卿至于小司莫非天官也故明王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五代之臣以道事君以仁撫世澤及草木兼利外內普天率土莫不被德其所安全眞代天工也是以福祚流衍本枝百世

又本訓篇天道日施地道日化人道日爲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天呈其兆人序其動書故曰天工人其代之

風俗通過譽篇曰尚書無曠庶官

中論爵祿篇爵祿者先王之所重也非所輕也故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後漢書劉元傳李淑上書曰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故天工人其代之

又陳蕃傳蕃上疏曰臣聞人君有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爲肆縱故皐陶戒舜無敎逸欲周公戒成王無槃于遊田虞舜成王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王者乎

案袁宏孝桓帝紀陳蕃上書云皐陶誡舜曰無敢遊佚敢字疑卽敎之誤

又馬嚴傳嚴上封事曰書稱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陟以明褒貶

案漢儒說此經皆以王者代天官人爲義此今文家說也書正義引王肅云天不自下治之故人代天居之不可不得其人也是王注亦用今文尚書說

三國志陳思王傳植上疏曰書稱無曠庶官矜矜業業

三國志王基傳基戒司馬景王曰天下至廣萬幾至猥誠不可矜矜業業坐而待旦也

案競矜聲同此作矜矜業業疑亦三家之異文

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同寅協共和衷哉

案尚書釋文云有典馬本作五典有庸馬本作五庸江聲以隸古本爲僞孔所改當從馬融本喬樅謂馬本有庸作

五庸是也天敘有典有字作五非是何以明之此經下文云天命有德天討有罪文法與上典禮二節一例則此句宜作天敘有典矣典常也敕我五典謂五常也五常卽五性白虎情性篇曰五常者何仁義禮智信也人生得五氣以爲常仁義禮智信是也禮記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卽此經所云天敘有典者也鄭君中庸注云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是其謂也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尙書大傳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史記夏本紀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漢書王嘉傳嘉奏封事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愼之

又刑法志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扑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繇來者上矣○張晏曰用甲兵以師誅暴亂也○韋昭曰斧鉞斬刑也刀割刑鋸刖刑也鑽鑿刑墨黥刑也

白虎通攷黜篇言成章行成規卷龍之衣服表顯其德

潛夫論述赦篇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乃以威姦懲惡除民害也天本以民不能相治故爲立王

者以統治之天子在於奉天威命共行賞罰故書稱天命有
德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五刑五用
後漢書申屠剛傳剛對策曰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
自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
又梁統傳統對曰臣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堯舜之盛
猶誅四凶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庸哉
又胡廣傳史敞薦廣曰五服五章天秩所作
又應劭傳劭議曰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
五刑五用哉凡爵列官秩賞慶刑威皆以類相從使當其實
也若德不副位能不稱官賞不酬功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
政事茂哉茂哉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策曰勉彊學問則見聞博而知益明
勉彊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還至而立有效者也書
云茂哉茂哉勉彊之謂也
案爾疋釋詁茂勉也郭注書曰茂哉茂哉釋文云茂本又
作懋亦作悉同注茂哉或作茂才攷堯典惟時懋哉釋文
云懋音茂王云勉也馬云美也懋茂以音同通用故兼勉
美二誼古文尚書作懋則郭注引書曰茂哉茂哉當是漢
人爾疋舊注所引今文尚書之語而郭璞襲用之悉卽懋
字之省見說文解字茂哉或作茂才疑亦三家尚書之異
文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漢書李尋傳尋說王根曰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大微四門廣開大道

周禮鄉大夫職鄭注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古今未有遺民而可爲治

案隸古定本尚書威皆爲畏釋文云畏如字徐音威馬本作威鄭注周禮引書曰云云賈疏申釋其義曰言天雖聰明視聽既遠不用自已之聰明用民之聰明民之歸者則授之以天位天雖明察可畏不用已之明威用我民之明威民所叛者則討之又詩蒸民箋引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正義引鄭尚書注云天之所謂聰明有德者由民也言天所好惡與民同引之者證天從民意也鄭君注禮在贊書之前所引尚書自是當時所立學官之本據此知今文亦與古文同皆作明威也

三國志高堂隆傳隆言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古今未有遺民而可爲治

我民明畏興人作頌則嚮以五福民怒吁嗟則威以六極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是以臨政務在安民爲先然後稽古之化格于上下自古及今未嘗不然也

案此引作明畏疑是後人依今本尚書改之也

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皐陶曰余未有知思日贊贊襄哉

史記夏本紀吾言底可行乎禹曰女言致可績皐陶曰余未有知思日贊贊襄哉

白虎通聖人篇皐陶爲舜陳道朕言惠可底行

蔡邕獨斷曰朕我也古者尊卑共之貴賤不嫌則可同號之義也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皐陶與帝舜言曰朕言惠可底行此其義也至秦天子獨以爲稱漢因而不改也

案尚書釋文引馬云襄因也正義引鄭云贊明也襄之言暢言我未有所知所思徒贊明帝德暢我忠言而已謙也鄭注古文尚書與馬融訓異蓋參用今文家說也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於予何言予思日孜孜

史記夏本紀帝舜謂禹曰汝亦昌言禹拜曰於予何言予思日孜孜

案帝曰以下馬鄭王本合於皐陶謨謂別有棄稷之篇僞孔本改棄稷爲益稷僞孔傳敘云伏生以益稷合爲皐陶謨復出此篇按孔氏逸書十六篇中有棄稷一篇馬鄭親見之其帝曰以下合於皐陶謨此古文與今文同者也僞孔妄於帝曰下分篇名之曰益稷變亂經文荒謬甚矣

中論貴驗篇曰帝舜屢省禹拜昌言

皐陶曰吁如何禹曰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栞木

史記夏本紀皐陶難禹曰何謂孜孜禹曰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皆服於水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樏

又曰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

年過家門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宮室致費於溝洫
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樏左準繩右規矩載
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徐廣音義曰橇他
書或作蕝樏一作橋音邱遙反
又河渠書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乘車
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集解徐廣曰橋
近遙反一作樏樏直轎車也音已足反尸子曰山行乘樏音
力追反尸子又曰行塗以楯行險以撥行沙以軌又曰乘風
車音去喬反○索隱曰抑音意抑者遏也洪水滔天故禹遏
之不令害人也漢書溝洫志作堙堙抑皆塞也毳字亦作橇
音昌芮反注以橇子芮反又子絕反與蕝音同

漢書溝洫志夏書曰禹堙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
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毳山行則梮以別九州○孟康曰毳形
如箕擿行泥上如淖曰毳音茅蕝之蕝謂以板置泥上以通
行路也梮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
也韋昭曰梮木器如今輿牀人舉以行也

案四載之說水陸舟車無異山行澤行說多不同史記夏
本紀兩言泥行乘橇山行乘樏河渠書云泥行蹈毳山行
即橋漢書溝洫志云泥行乘毳山行則梮尚書釋文引服
虔云木橇形如木箕擿行泥上孟康說同服虔尚書正義
引愼子云爲毳者患塗之泥也應劭云梮或作樏爲人所
牽引也今攷說文木部云樏山行所乘者虞書曰予乘四

載水行乘舟陸行乘車山行乘檋泥行乘輴據說文則應劭所云梮或作樏即檋字之淆文也江聲曰徐廣史記音義引尸子曰山行乘檋又引曰行涂以輴行涂即泥行輴則輴之假借也說文與尸子合乃古文說也輴說文云車約輴也蓋是車之有約者可以行涂泥中故澤行乘之段玉裁曰輦梮橋同字橋者輦之轉語檋與輦異字同義一物而異名也輦自其乘載而言檋自其輓引而言檋大索也此聲義之皆相倚者也韋訓輦云人舉以行應訓檋云人所牽引者皆得其正解孟子滕文公篇橇檋而辨之趙注橇檋籠垂之屬今按說文木部曰檋徙土輦然則橇亦輓引之稱趙注未了如氏如錐長半寸之說是其物如齒屐豈得稱四載之一乎輴史記作輣亦作橇漢書作輣尚書正義引尸子作蘊徐廣注史記引尸子作楯僞孔傳作輴許說文作輣輣橇蘊輴輴一聲之轉輴敕倫反本訓車約輴此借爲版行泥上之字耳喬樅謂說文所稱爲古文說若服虔應劭韋昭孟康如淳諸注皆本今文尚書三家之說也

又案說文木部云棨榗識也从木癸闕夏書曰隨山棨木讀若刊棨篆文从幵又云榗衰斫也然則榗識謂衰斫其木以爲表識也故史記錄禹貢隨山棨木作行山表木以訓詁代經文也棨篆文从幵則棨乃古文棨爲今文矣唐衛包奏敕改棨爲刊非是棨之與刊音雖同而義微異也

段玉裁云假令棗刊同字則刊當傳木部史記以表訓棗是槎識爲尚書古訓可知刊剟也字不從木非謂斫木卽謂左氏有井堙木刊之語然不可用左氏改虞夏書又明矣說文稱隨山栞木云夏書不云虞夏書者稱禹貢非僞皐陶謨也喬樅謂說文引經先後固不必拘然史記以皐陶謨載之夏本紀則皐陶謨亦未嘗不可稱夏書蓋虞夏同科也段旣以虞夏爲一科是古文家說而於說文引隨山栞木又以爲稱禹貢非僞皐陶謨泥矣故喬樅以爲三科之條五家之敎古文今文各家之說蓋皆同也

漢書敘傳述溝洫志曰夏乘四載百川是導暨益奏庶稻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浚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貿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立萬邦作乂皐陶曰俞師汝昌言

史記夏本紀與益予眾庶稻鮮食以決九川致四海浚畎澮致之川與稷予眾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眾民乃定萬國爲治皐陶曰然此而美也

又曰令益予眾庶稻可種卑濕命后稷予眾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相給以均諸侯

案尚書釋文鮮徐音仙馬云鮮生也艱工閒反馬本作根云根生之食謂百穀詩思文正義引鄭注云禹復與稷教民種澤物菜蔬艱阨之食授以水之眾鱻食謂魚鱉也馬鄭皆治古文尚書者而說各不同蓋參用今文家說也王

鳴盛曰古以菜蔬爲艱食白虎通引伏生大傳云神農種穀疏疏古蔬字鄭以此艱食獨爲蔬者是時水患未平故先食鳥獸菜蔬魚鱉上文與益奏庶鮮食是隨菜所得鳥獸此與稷奏庶艱食鱉食是決川所得菜蔬及魚鱉也至播種百穀則于下烝民乃粒句見之此鄭義也江聲云尠鱻鮮三字誼別今俗混用一鮮字非也据史記云食少依少誼則字當作尠說文是部尠是少也段玉裁云夏本紀令益予衆庶稻可種卑濕此經之暨益奏庶鮮食也命后稷予衆庶難得之食此經之暨稷播奏庶艱食也又云與益予衆庶稻鮮食與稷予衆庶難得之食蓋此經鮮食今文尚書作稻食而稻鮮食之鮮字誤多如大誥民獻儀之比喬樅謂五土物生稻宜下地周官有稻人職掌稼下地以稻性宜水也此時益佐禹治水烈山澤而焚之草萊既闢卑濕之地可以種菽至隨采所得鳥獸又可以助資民食故史記云與益予衆庶稻鮮食此鮮食謂鳥獸也則經鮮字非膳文矣下文經云暨稷播播謂播穀也水患漸平可以樹藝五穀矣又云奏庶艱食鮮食艱通作根謂菜蔬根生之屬鮮通作鱻謂魚鱉水族之屬皆所以濟艱阨而助穀食者故史記云與稷予衆庶難得之食也其云食少調有餘以均諸侯又云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皆卽貿遷有無化居之訓耳艱食馬作根食此馬本古文之異於馬者今文尚書鄭者鮮食鄭作鱻食此鄭本古文之異於馬者今文尚書

艱食與鄭本同鮮食與馬本同江以鮮食屬下貿遷有無爲誼謂當作尠食殆不然也

釋名釋水曰水注谷曰溝田間之水亦曰溝溝搆也從橫相交搆也注溝曰澮澮會也水溝所聚會也川穿也穿地而流也

案說文巛部云川貫穿通流水也虞書曰濬𡍮距川言深𡍮巛之水會爲川也又谷部云谿深通川也从谷从𠂤𠂤殘地阮坎意也虞書曰谿哲畎澮距川重文濬云谿或从水濬云古文濬許君兩引虞書川部所偁據孔氏古文也谷部所偁據三家今文也史記作浚同聲假借字也井田溝洫之制創于禹而三代因之不變故詩小雅𣏌之日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論語曰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浚畎澮距川卽盡力溝洫之事也

又案詩思文正義引鄭尚書注云粒米也艾養也衆民乃復粒食萬國作相養之禮是鄭本古文作烝民乃粒萬國作艾今據史記云衆民乃定萬國爲治以定字爲立之訓以治字爲乂之訓則今文尚書不作粒字艾字也詩周頌思文云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毛傳讀立如字與今文尚書合漢書食貨志云萬國作乂乂卽劈之治文劈治也與史記訓誼亦合鄭君箋詩讀立爲粒贊書以粒訓米以艾訓養皆據古文尚書家說故不同也又經師汝昌言史記云

此而美也江聲曰史記輒以訓詁代經文然則師當爲斯聲之誤與喬縱謂江據史記以師爲斯之聲誤於義良允

淮南泰族訓曰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菑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

楙遷有無　茂遷有無

漢書食貨志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入貢棐楙遷有無萬國作乂又敘傳述食貨志云商以足用茂遷有無

案江聲云貿漢書作楙尚書正義本楙下加心皆非本字說文貝部云貿易財也史記言調有餘補不足卽貿遷有無徙居卽貿遷化居化古貨字謂遷徙其居積之貨也文選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李善注引尚書曰貿遷有無化居又宋王天與尚書纂傳元吳澄尚書纂言皆云伏生大傳作貿遷今大傳未見引此經蓋明闕逸耳宋元人尚及見故得稱之正與李善文選注合是可據矣喬縱謂漢書兩引此經一作楙遷一作茂遷皆貿之同聲假借字也師古注云楙與茂通勉也言勸勉天下遷易有無使之交足則萬國皆治其誼亦通史記用歐陽尚書漢書用夏侯尚書文字旣異誼或不同師古集注疑是襲漢魏舊注之語也

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女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史記夏本紀禹曰於帝愼乃在位安爾止輔德天下大應清
意以昭待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休○集解鄭元曰安女之所
止毋妄動動則擾民天其申命用休者天將重命以美應謂
符瑞也

案江聲云直當爲德壞字也據史記作輔德推此文當爲
其弼德而悳字从直下心或心字摩滅不見而爲直字猶
鄭注檀弓云衣當爲裔壞字也按史記云天下大應清意
以昭待上帝命若依史記以說此經當云動則天下大應
之清其志意以待受上帝命惟與經傒志二字文倒茲順
經文爲說宜云動則天下大應之待志於下于是可以明
受上帝之命言當乎民心乃能受天命也喬樅謂悳直古
盖通用易有功而不置鄭注讀置爲德禮記立容德釋文
云徐音置悳置皆从直聲故古書多相通假說文道悳之
悳从直从心德升之德从彳从悳今皆用一德字而悳悳
幾廢矣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史記夏本紀帝曰吁臣哉臣哉

三國志魏少帝紀何晏奏曰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愼所近
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愼所與也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女翼予欲宣力四方女
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
黼黻希繡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女明

史記夏本紀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明女輔之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作文繡服色女明之○集解馬融曰我欲左右助民女當翼成我也

作繢　作會

尚書大傳曰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繢宗彝藻火山龍諸侯作繢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士山龍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陳氏禮書卷三

又曰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會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赤隋書禮儀志七

又曰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繢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禮書卷一又卷二

案隋書禮儀志引鄭元議已非之云五采相錯非一色也又陳氏禮書引鄭注云華蟲五色之蟲而以爲黃璞水艸蒼色而以爲赤元或疑焉鄭於此經用古尚書說故不從大傳也先大夫曰禮書引尚書大傳而辨之曰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固無藻火山龍矣既曰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士山龍又曰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是自戾也蒙案書傳所言虞制也固與周禮不同書傳服五服四服三服二服一者言其采色非言其章數前後之文未嘗相戾大傳五服無日月星辰又無粉米黼黻故知五服是采色非章數也隋書禮儀志大業元年虞世基奏近代故實依尚書大傳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繪宗

彝純黑藻純白火純赤以此相間而爲五采後周故事升
日月於旌旗乃闕三辰而章無十二但有山龍作繪宗彝
藻火粉米黼黻乃與三公不異開皇中就裘欲生分別故
衣重宗彝裳重黼黻合重三物以就九章爲十二等但每
物上下重行衮服用九鷩服用七今重此三物乃非典故
據此虞世基既言近代服依書傳而後周於山龍華蟲作
繪宗彝藻火之外仍有粉米黼黻此章數也禮書引云子
男宗彝藻火山龍以衮國服三核之子男下宗彝二字誤
衍大傳以作繪宗彝四字連讀藻爲白火爲赤陳祥道引
云作繢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分作繢宗彝爲二合藻
火爲一非伏生本文由所見大傳本誤當從隋志更正陳

氏反以是疑傳文自戾過矣說文糸部云繪五采繡也引
虞書曰山龍華蟲作繪以後漢書明帝紀乘輿刺繡公卿
已下皆織成攷之則大傳五服亦皆繡非畫也鄭康成注
尚書始云繪讀爲繢凡畫者爲繢與伏許異作繪何以爲
黑也說文黑部云黯淺黑色又女部云嬇女黑色也繪之
爲黑此其義已喬樅謂禮書引鄭注云藻水草蒼色而以
爲赤赤字當是白之誤大傳明言藻純白說文玉部云璪
玉飾如水藻之文引虞書曰璪火黻黼此據古文也古文
作璪从玉旁知此衣所繡亦爲玉飾如水藻之文玉以白
爲貴故璪純白也禮書所見大傳本由轉寫者既誤合藻
火爲一遂并改白字爲赤耳

論衡量知篇繡之未織恆絲庸帛何以異哉加五采之巧施針縷之飾文章炫耀黼黻華蟲山龍日月又語增篇經曰五服五章五服五采服也服五采之服畫日月星辰

案舊引作弼成五服此傳寫者舛譌耳章采也故云五服五采之服也今爲訂正

作繢

周禮司服注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繡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希讀爲黹或作絺字之誤也

案鄭君周禮注所稱書是據今文尚書亦三家之異文也何以明之說文糸部繪字下引虞書曰山龍華蟲作繪玉部璪下引虞書曰璪火粉米黼部黻下曰袞衣山龍華蟲粉畫粉也从黹从粉省衛宏說又糸部絺下曰絺繡文如聚細米也今細攷之尚書大傳虞書咎繇謨作繪三見字皆从糸會聲璪火亦三見字皆从玉桑聲此伏生今文之同於古文者也黻字許君明稱衛宏說確爲壁中古文今鄭君引書但作粉米則爲今文尚書無疑矣而繪字作繢與伏生大傳異與壁中古文亦異則是三家之異文也觀論衡量知篇以黼黻華蟲山龍日月爲繡語增篇又以日月星辰爲畫是今文家說本有二誼鄭君據攷工記繢畫之事後素功以三家異文作繢者爲長故主衣畫裳繡之

說其注古文尚書亦云繪讀爲繢凡畫者爲繢也

續漢書輿服志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

黻絺繡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

又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上衣元下裳黃夫子備章

公侯自山以下侯伯自華蟲以下子男自藻火以下卿大夫

自粉米以下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王祭上帝則大裘

而冕公侯卿大夫之服用九章以下明帝永平二年初詔有

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皐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

從大小夏侯說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圓後方朱綠裏元

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係白玉珠爲十二旒以其綬采色爲

組纓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爲珠卿大夫五旒黑玉爲珠皆有

前無後各以其綬采色爲組纓旁垂蘧纊郊天地宗祀明堂

則冠之衣裳玉佩備章采乘輿刺繡公侯九卿以下皆織成

陳留襄邑獻之云

又曰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

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備五采大佩赤烏絇履以承大祭百

官執事者冠長冠五郊各如方色云百官不執事各服常服

約元以從

文選景福殿賦曰命共工使作繢明五采之彰施

案何平叔賦用咎繇謨語是依鄭君所讀從三家今文之

本與服志本於董巴所據尚書亦與鄭君同其希字作絺

則鄭君所云字之誤也段玉裁云尚書正義引鄭注云希

讀爲黹黹紩也此與周禮注合鄭本尚書作希繡與周官
希冕字同今本周禮注絺黹字互譌學者多不能辨正尚
書正義依附僞孔本不分別之曰鄭本作希云希讀爲黹
輒改希爲絺使從孔本此大非也又按今說文無希字而
稀絺睎晞豨郗莃等字皆以希爲聲以虞夏書希繡周官
經希冕斷之則希者古文黹字也从巾所紩也从爻象繡
文也俗借爲稀少字鄭君讀希爲黹是爲以今字易古文
希黹古今字也說文當於黹下補之曰希古文黹字也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來始滑以出納五言女聽
史記夏本紀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來始滑以出入五言女
聽之○集解曰馹案尚書滑字作曰音忽鄭元曰曰者笏也
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內政教于五官
○索隱曰古文尚書作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先儒各隨字
解之今此云來始滑於義無所通蓋來采字相近滑忽聲相
亂始又與治相似因誤爲來始滑當依今文爲采政忽三字
案段玉裁云曰忽古今字小篆作曰隸變作曰說文曰部
曰出气詈也从曰上象形籀文作回一曰佩也裴駰所據
鄭本尚書作曰鄭以笏訓之與說文訓佩正合至司馬貞
所見古文尚書則作忽矣古曰忽通用如春秋鄭太子忽
說文作大子曰論語仲忽漢表作中曰羽獵賦蠁曰如神
傳毅舞賦靈轉飄曰漢樊敏碑奄曰滅形揚雄傳於時人
皆曰之是已

七始詠以出內五言

漢書律厤志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內五言女聽予者帝舜也言以律呂和五聲八音合之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以德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唯聖人爲能同天下之意故帝舜欲聞之也

案惠棟云虙羲衍天地之數而作八卦三才五行備焉三五相包播五行于四時故爲七始治厤律官行政皆從此出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三王天地人三統也四事四時所行之政也尚書大傳曰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于春夏秋冬是也江聲云尚書大傳曰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內五言七始者其素鄭注云七始黃鍾太蔟大呂南呂姑洗應鍾猶賓也蓋黃鍾子之氣天統也大蔟人之氣人統也大呂丑之氣地統也南呂酉之氣秋也姑洗辰之氣春也應鍾亥之氣冬也猶賓午之氣夏也春用季月冬用孟月者春陽宜陽律孟則人統仲則陰律冬陰宜陰律仲則陽律且天統也季則地統故也則是七者亦爲三才四時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者謂仁義禮智信五者人之常性也易緯通卦驗注云凡黃鍾六律之聲五音之動與神靈之氣通人君聽之可以察己之得失而知羣臣賢否故此言其效有如此也女聽者女爲我審聽之也謂審其六律五聲八音順乎七始與否也

又禮樂志高祖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曰七始華始肅倡和聲○孟康曰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華始萬物英華之始也以爲樂名如六英也

又敘傳述律厤志曰八音七始五聲六律度量權衡厤算迺出○劉德曰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也今本漢書時字作方七始訓以出納五言

隋書律厤志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訓以出納五言

案漢書律厤志引書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詠字乃訓之誤也段玉裁云隋書律厤志曰書稱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又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訓以出納五言此用漢志所引書也惟此作訓不誤孟堅云順以歌詠五常之言以順釋訓非以歌詠釋詠也且訓與愈於音韻同類文物相爲平人若作詠則無關涉矣藝文志考因學紀聞皆引作七始詠是宋時漢書已無善本也尋七始即七政尚書大傳唐傳曰在旋機玉衡以齊七政七政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道正而萬事順成蓋泛言之爲七政在樂則爲七始昭二十年左傳謂之七音周語謂之七律賈逵注周語云周有七音謂七律謂七器音也當作爲七音器也韋云器用黃鍾爲宮大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韋昭注略同皆與鄭君大傳七始注合而班固孟康劉德又皆

以七政釋七始本於今文尚書而高帝姬唐山夫人在漢初不必曾受書於伏生是七始之說傳之有自攷楚語觀射父曰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天地民及四時之務謂之七事韋注云八種八音也玉裁按六律七事八種卽六律八音七始尚書言七政七始傳言七事七音七律實一物也七字古多假棽爲之如大元經元攡曰運諸棽政元楬曰楬擬之二棽方言曰秦有棽俗本今本方言脫秦有二字王莽侯鉦銘重五十棽斤楊子棽政字蓋用今文尚書史漢同引今文而漢志作七夏紀作來來者棽之字誤漢隸棽作棽與來之變體作來不甚別轉寫竟作來字楊氏用修曰史記來字乃棽字之誤此語殊可信國語防風氏漆姓史記作釐姓此當由釐來古通用來誤爲棽也或問小司馬云史記作來今文作采何以不云今文作棽且小司馬何以得見今文尚書也應之曰永嘉之亂夏侯歐陽書說已亾其經文尚存以漢石經尚存也尚書正義卷二所引夏侯等書四條蓋據漢石經而言其上文云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匡謬正俗云古文尚書作烏呼今文尚書作於戲古文尚書作惟今文尚書作維亦是親見石經拓本如此至司馬氏史記索隱曰古文作不嗣今文作不怡嵎夷今文尚書及帝

命驗並作禹鐵當是作銕明都爾疋左傳謂之孟諸今文亦爲然古文尚書作熒波此及今文並云滎播古文尚書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此所引今文數條非能憑臆說者蓋亦石經拓本有散在人間者小司馬曾略見之然則豈漢石經作采歟曰非也蓋石經作棻與新莽侯鉦銘字同韓勅碑作漆小司馬不辨爲七字直似爲采字又以采與古文尚書在字聲相近此其原委之可知者也七始卽七政故史漢曰棻始曰七始石經則曰棻政此小司馬所引今文始作政之原委也至若史作滑漢作訓小司馬所引石經今文作忽此同一今文而所傳乖異如此滑音骨亂也與忽同部班作訓順也訓與忽滑文物相爲平入但其義絕殊矣

馬班蔡同用今文而字殊義殊兩夏侯歐陽說不同所主不一也嘗謂蔡氏伯喈於魯詩有齊韓字於公羊載顏氏與嚴氏之異於論語載盉毛包周之異猶見於隸釋殘碑則尚書必載兩夏侯歐陽之異同但無由知其於三家中所主誰氏所記乖異今一無可攷耳大抵同一今文而不能無異正不獨今與古之異也至若今文作七古文作在此不關乎音聲者今文作始古文作治今文作滑古文作忽此關乎音聲者古文在治忽則與今文七（一作泰）始（一作政）滑（一作訓一作忽）義絕殊鄭本忽作習則又同一古文而字異也

尚書大傳曰六律者何黃鍾蕤賓無射太簇夷則姑洗是也故天子左五鍾右五鍾天子將出則撞黃鍾右五鍾皆應馬

鳴中律步者皆有容駕者皆有文御者皆有數步者中規折還中矩立則磬折拱則抱鼓然後太師奏登車告出也入則撞猌賓左五鐘皆應以治容貌容貌得則氣得氣得則肌膚安肌膚安則色齊矣猌賓聲狗吠彘鳴及倮介之蟲皆莫不延頸以聽猌賓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告入也此言至樂相和物動相生同聲相應之義也

案韓詩外傳亦載此節與尚書大傳同惟狗吠彘鳴作鵠震馬鳴疑當從外傳文爲允

淮南天文訓曰二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合氣而爲音合陽而爲律故曰五音六律

樂說曰聖人作樂不以自娛以觀得失之效故不取備於一人必須八能之士故八音或調陰陽或調五行或調盛衰或調律厤或調五音與天地神明合德者則七始八氣終各得其宜也○宋均注曰七始謂四方天地人也

案四方卽四時也東方者春南方者夏西方者秋北方者冬見尚書大傳故漢儒每以四方爲四時宋均此說與劉德孟康說同

白虎通禮樂篇尚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五聲者何謂也宮商角徵羽土謂宮金謂商木謂角火謂徵水謂羽所以名之何角者躍也陽氣動躍徵者止也陽氣止商者張也陰氣開張陽氣始降也羽者紆也陰氣在上陽氣在下宮者容

也含容四時者也八音者何謂也樂記曰土曰塤竹曰管皮
曰鼓匏曰笙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敔此謂八音也
法易八卦也萬物之數也八音萬物之聲也所以用八者何
天子承繼萬物當知其數既得其數當知其聲卽思其形如
此蜎飛蠕動無不樂其音者至德之道也天子樂之故樂用
八音樂記曰壎坎音也管艮音也鼓震音也絃離音也鐘兌
音也柷敔乾音也笙巽音也磬坤音也一說笙柷鼓簫瑟塤
鐘磬也如其次笙在北方柷在東北方鼓在東方簫在東南
方瑟在南方塤在西南方鐘在西方磬在西北方又曰壎在
十一月壎之爲言動陽氣於黃泉之下勳蒸而萌匏之言施
也在十二月萬物始施而勞笙者太簇之氣象萬物之生故
曰笙有七政之節焉有六合之和焉天下樂之故謂之笙鼓
震音煩氣也萬物憤懣震動而生雷以動之溫以暖之風以
散之雨以濡之奮至德之聲感和平之氣也同聲相應同氣
相求神明報德天地祐之其本乃在萬物之始邪故謂鼓也
簫者仲呂之氣萬物生於無聲見於無形僇也簫者以
祿爲本言承天繼物爲民本人力加地道化然後萬物戮也
故謂之簫也瑟者嗇也瑟者嗇也閑也所以懲忽宮商角則宜君父有
節臣子有義然後四時和然後萬物生故謂之瑟也
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磬者夷則之氣也象萬
物之盛也其氣磬故曰磬鐘之言動也陰氣用事萬物動成
鐘爲氣用金聲也柷敔者始終之聲萬物之所生也陰陽順

而復故曰椓敔承順天地序迎萬物天下樂之故樂用椓敔
椓始也敔終也聲五音八何聲爲本出於五行音爲末象八
風故樂記曰聲成文謂之音知音而樂之謂之樂也問曰異
說並行則弟子疑焉孔子有言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
而識之知之次也所以擬其說述所聞者亦各傳其受而已
風俗通聲音篇曰聲所以五者繫五行也音所以八者繫八
風也傳曰八音之變不可勝聽也由經五藝六而其枝別葉
布繁華無已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史記夏本紀予卽辟女匡拂予女無面諛退而謗予

潛夫論明闇篇舜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故爲國
之道勸之使諫宣之使言然後君明察而治情通矣

後漢書章帝紀永平十八年詔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股眩
之義也

三國魏志注引王沈魏書乙亥令曰夫治世御衆建立輔弼
誡在面從

三國吳志孫權傳權報陸遜書曰近臣有盡規之諫親戚有
補察之箴所以匡君正主明忠信也書載予違汝弼汝無面
從

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
並生哉工以內言時而颺之假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承左曰輔右

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承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其卿其祿視次國之君也

又曰天子必有四鄰前儀後丞左輔右弼直立而敢斷廣心而從欲輔善而相承謂之輔廉潔而切直謂之弼天子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舉無過事故書曰欽四鄰此之謂也

案儀卽疑也丞卽承也直立而敢斷當脫謂之儀三字廣心而從欲當脫謂之丞三字以下文輔弼二句文法例之可知矣書正義引鄭注云四鄰左輔右弼前疑後承鄭用大傳爲訓是從今文說也

史記夏本紀敬輔四臣諸衆讒嬖臣君德誠施皆清矣○徐廣曰臣一作吾○索隱曰諸衆讒嬖臣爲一句君字宜屬下文

後漢書郅惲傳惲謝歐陽歙曰昔虞舜輔堯四罪咸服讒言弗庸孔任不行故能作股肱帝用有歌

說文手部撻鄉飲酒罰不敬撻其背从手達聲重文遾云古文撻虞書曰遾以記之虞書舊作周書非是今爲訂正

案据說文引虞書作遾此古文也然則撻乃今文矣學記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注云夏楸也楚荊也二者所以扑撻犯禮者也此撻以記卽堯典所謂扑作教刑也江聲曰庶頑以下言教國子之事人材出於學校故因論用人而及

教國子之事也惠棟云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大司徒大樂正之簡不率教也侯以明之辟雍之大射也處以記之大學之夏楚也工以內言大司樂之以樂語教國子也假則承之庸之大樂正之造士也否則威之遠方之寄棘也則是皆教國子之事也喬樅案王制多記虞夏商之制文王世子雖周時書其所言亦多有周因前代之禮據稱虞夏商周可見又其學世子及學士皆以樂官與舜之命夔教胄子同是可以證此經矣

又案段玉裁云古文撻从虍未詳唐貞觀時釋元應眾經音義引古文最多而有邀敎無遻疑虍卽攴之誤字本作遻遙爲遻段說良碻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賦內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誰敢不敬應帝不時敢同日奏罔功

史記夏本紀禹曰然帝卽不時布同善惡則無功

案說文寸部云敢布也史記以訓詁代經文故云布同也

尙書大傳皐陶謨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一適謂之攸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車服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得專征者鄰國有臣弒其君孽伐其宗者雖弗請於天子而征之可也征

而歸其地於天子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者天子絀之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絀之一絀少絀以爵再絀少絀以地三絀而爵地畢○注云適猶得也孽支子也宗適子也征伐也率循也正由也一不適謂三年時也再不適謂六年時也三不適謂九年時言少絀明以漸也凡十五年

案經先言萬邦黎獻其惟帝臣惟帝時舉是貢士舉賢之事其下卽言賦內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進賢受賞之事故大傳詳言古者諸侯貢士之制以明之史記此節檃括大意其詞甚略大傳所述足以補史記之不備也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者謂充天之下至於四海之隅蒼生之民言其廣遠也萬國衆賢皆帝之臣惟帝是

木所生之地極言其廣遠也

舉用之爾

說苑修文篇諸侯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輿服弓矢再賜以鈇鉞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者鄰國有臣弑其君孽弑其宗雖不請乎天子而征之可也已征而歸其地于天子諸侯貢士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不率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然後天子比年秩官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貢士代之

白虎通攷細篇車馬衣服樂三等者賜與其物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朱戶納陛虎賁者皆與之制度而鈇鉞弓矢玉瓚皆與之物各因其宜也

春秋繁露度制篇曰貴賤有等衣服有制朝廷有位鄉黨有序則民有所讓而民不敢爭所以一之也書曰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此之謂也

漢書鼂錯傳孝文策詔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勠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無失德夏以長懋

後漢書胡廣傳史敞薦廣曰明試以功典謨所美

續漢書輿服志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夫禮服之興也所以報功章德尊仁尚賢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順禮也

賦內以言○誰能不讓誰能不敬應

潛夫論考績篇曰夫聖人爲天口賢人爲聖譯是故聖人之言天之心也賢者之所說聖人之意也羣僚師尹咸有典司各居其職以責其效百郡千縣各因其前以謀其後辭言應對各緣其文以覈其實則奉職不懈而陳言者不得誣矣書曰賦內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能不讓誰能不敬應此堯舜所以養黎民而致時雍也

案潛夫論引書云云似此經本有兩誰字於誼實爲允當又敢字引皆作能當亦今文尚書與古文之不同也

杜預左傳注曰賦猶取也取內以言觀其志也明試以功攷其事也車服以庸報其勞也

案敷賦一聲之轉左傳引夏書作賦內作明試潛夫論引書亦與之合足見古今文皆同僞孔傳本改賦內爲敷納又改明試爲明庶謬矣

帝曰毋若丹朱傲維慢遊是好敖虐是作罔晝夜額額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

史記夏本紀帝曰毋若丹朱傲維慢遊是好毋水行舟朋淫于家用絕其世予不能順是○集解鄭元曰朋淫淫門內○正義曰此帝曰二字及下禹曰二字尚書並無太史公有四字帝及禹相答極爲次序當應別見書

案漢書楚元王傳劉向以此爲帝舜戒伯禹論衡問孔篇引此文亦以爲舜敕禹又引下文禹曰予娶塗山云云又譴告篇亦言舜戒伯禹劉向王充引書均與史記合然則漢人傳習尚書之本皆有此帝曰及下禹曰字僞孔氏削去之而以此文爲禹戒舜之言淆亂經文甚矣其謬妄也毋若丹朱敖

漢書劉向傳向上奏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曰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爲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師古曰敖讀曰傲

論衡譴告篇舜戒禹曰毋若丹朱敖周公敕成王曰毋若殷

王紂毋者禁之也丹朱殷紂至惡故曰毋以禁之
案說文亦部云奡嫚也虞書曰毋若丹朱奡讀若傲又糸
部云絑純赤也虞書丹絑如此此皆據古文也史記漢書
及論衡皆據今文故作丹朱傲也又土部云堋喪葬下土
也春秋傳曰朝而堋禮謂之封周官謂之窆虞書曰堋淫
于家亦如是此古文假借字也段玉裁云亦如是者謂虞
書堋淫字亦如是誰則不如是也許君先引春秋傳并及
禮周官同誼異文之封窆而後引虞書明是借堋爲朋不
取堋誼也古書多假借借堋爲朋如假徇徇爲桓桓假莫
爲蔑假敃爲好一例喬樅謂鄭所注是古文尚書本而其
訓乃從今文則鄭讀堋字爲朋也又案書正義引鄭注云
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雒雒使人推
行之此亦從今文說何以明之論語奡盪舟孔安國注以
爲陸地行舟此丹朱之罔水行舟孔亦必以爲陸地行之
鄭注則以丹朱爲從流忘反與孔義異故知爲今文家說
也
又案段玉裁云傲蓋本作敖敖虐正承此不當有二字尚
書釋文云傲字又作奡此本與說文合敖虐陸讀五羔反
則上文敖亦可讀五羔反不得因說文及別本作奡而定
爲去聲古音奡亦平聲也說文引虞書毋若丹朱奡讀若
傲當亦作敖奡蓋安國以今文讀之易爲敖字管子宙合
篇云若敖之在堯也房注敖堯子丹朱慢而不恭故曰敖

引書無若丹朱敖此天寶以前本不作傲之證衛包乃改作傲字也

後漢書梁冀傳袁著上書曰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周公戒成王無如殷王紂

孟子梁惠王篇趙注書曰冏水行舟丹朱慢遊是好無水而行舟

禹曰予娶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不子維荒度土功

史記夏本紀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啟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索隱曰杜預云塗山在壽春東北皇甫謐云今九江當塗有禹廟則塗山在江南也系本曰塗山氏女名女嬌是禹娶塗山氏女號女嬌也○正義曰予不子此三字爲一句禹辛日娶至甲四日往理水及生啟不入門我不得名子以故能成水土之功又一云過門不入不得有子愛之心帝繫云禹娶塗山氏之子謂之女嬌是生啟也

案小司馬索隱又云尚書曰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今此云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啟蓋今文尚書脫漏太史公取其言亦不稽其本意豈有辛壬娶妻經二日生子不經之甚喬樅謂小司馬所据史記本蓋傳寫有舛錯耳宜爲訂正之觀裴駰集解引僞孔傳曰辛日娶妻至于甲四日復往治水則知裴所見史記本實作予娶塗山辛壬癸甲生啟也正義亦云禹辛日娶至甲四日往理水是正義所見史記本皆與裴同小司馬蓋偶未校讐他

善本耳竊謂史記原文當讀予娶塗山辛壬癸甲爲句生啟予不子爲句如使史記果作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啟則徐廣裴駰等必早有辨駁之語豈待小司馬時始覺其不

經邪

論衡問孔篇尚書曰毋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謂帝舜敕禹毋子不肖子也重天命恐禹私其子故引丹朱以敕戒之禹曰予娶若時辛壬癸甲開呱呱而泣予弗子陳己行事以往推來以見卜隱效己不敢私不肖子也

案說文屾部云㠯會稽山一曰九江當㠯也民以辛壬癸甲之日嫁娶从屾余聲虞書曰予娶㠯山此據古文也史記作塗山據今文也大戴禮帝繫篇禹娶于塗山氏塗山氏之子謂之女嬌氏生啟字亦作塗與史記合皆據今文也江聲曰僞孔本刪去禹曰字則予創若時下卽接予娶之文嫌予字重疊乃遂改爲娶于塗山意謂後人可盡欺也賴有說文猶存其眞茲特據以刊正喬樅謂據論衡所引亦作予娶足証古文今文皆有予字矣許君㠯山備存兩說蓋兼採今古文攷左傳哀七年云禹會諸侯于㠯山執玉帛者萬國國語晉語云禹致羣神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執而戮之卽禹合諸侯之事故古文家以㠯山爲會稽也漢書地理志九江郡當塗侯國應劭注云禹所娶塗山侯國也有禹墟杜預左傳注云塗山在壽春東北壽春卽九江郡治此皆今文家說也時代久遠傳聞異辭故

雨存之水經曰淮水又東過當塗縣北注云淮水自莫邪
山東北逕馬頭城北魏馬頭郡治也故當塗縣之故城也
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
復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爲嫁娶之日也禹墟
在山西南縣卽其地然則今文家之說夫有所受矣正義
引鄭注云登用之年始娶于塗山氏三宿而爲帝所命治
水此亦用今文家說

白虎通姓名篇曰人生所以泣何一幹而分得氣異息故泣
重離母之義也尚書曰啟呱呱泣也

卽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成建五長各迪有
功苗頑弗卽功帝其念哉

史記夏本紀輔成五服至于五千里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
咸建五長各道有功苗頑不卽功帝其念哉○正義曰爾雅
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釋名云海晦也按夷蠻晦
昧無知故云四海也

說文刁部卽輔信也从刁比聲虞書曰卽成五服

案段玉裁云言輔信者以其字从刁刁瑞信也从比則有
輔義比亦聲也卽成五服蓋壁中本如是弼成五服孔安
國以今文讀之者也商頌殷武箋曰禹平水土弼成五服
喬樅謂史記每以詁訓字代經文夏本紀云輔成五服輔
卽卽之詁訓也今文尚書當亦作卽字卽弼古通漢以後
少用卽字遂多作弼耳

五經異義曰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尚書說
五服宅五千里相距萬里許愼謹案以今漢地考之自黑水
至于東海衡山之陽至于朔方經略萬里從古尚書說
案鄭注尚書云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
千里爲九州其外荒服爲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昆侖
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鄭所云堯之初制從今
尚書說也劉淵林吳都賦注亦云禹所受地說書曰昆侖
東南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帝王居之是則古書實有此文
今文家之說不爲無據也鄭又云禹殛五服之殘數亦每
服者各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畛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之
內爲九州爲方七千里要服之瀕及荒服荒服之瀕去王

城五千里相距爲方萬里此參用古尚書說也周書立政
云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不
率服是周之幅隕皆禹迹所至職方九服實有萬里故鄭
以禹所輔成五服之殘數爲有萬里之畛也攷之堯典協
和萬邦其幅隕本萬里以洪水爲災氾濫者半故有減削
水土既平則亦遂復其舊矣至夏之衰疆域復減故鄭言
殷湯承之更制天下方五千里中國方三千里及周武王
定天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乃斥大九州之畛也漢書注
引服虔曰唐虞及周要服之內方七千里夏殷三千里說
亦與鄭同又案鄭注云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爲之師
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以佐其牧外則五國五長使

各守其職此古文說也僞孔傳則以二千五百人爲師州十有二師謂一州用三萬人功總記九州二十七萬庸與鄭義異然據史記云禹乃遂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興人徒以傅土則當禹治水之時所役人功大率州用三萬人今文家必有此說故作僞傳者襲取其語耳下文苗頑弗即功謂不受所役之人功如左傳言晉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宋仲幾不受功是其類也

鹽鐵論地廣篇古者天子立於天下之中縣內方不過千里諸侯列國不及不食之地禹貢至於五千里民各供其君諸侯各保其國是以百姓均調而繇役不勞也

三國志王朗傳朗上疏曰昔大禹將拯天下之大患故乃先卑其宮室儉其衣食用能盡有九州殫成五服

案朗本傳言朗以通經拜郎中師事太尉楊賜賜通尚書桓君章句者則朗亦習歐陽之學可知也

淮南齊俗訓當舜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修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時天下大雨禹乃令民聚土積薪擇邱陵而處之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維敘皐陶旁祗厥緒旁施象刑維明

史記夏本紀帝曰道吾德乃女功序之也皐陶於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則禹不如言刑從之舜德大明○索隱曰謂不用命之人則亦以刑罰而從之舜德大明

尚書大傳曰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興相漸

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

而民恥之○注純緣也屨履也幪巾也使不得冠飾時人尚德義犯刑者但易之衣服自爲大恥

案漢書刑法志云善乎孫卿之論刑也曰世俗之爲說者以爲治者無肉刑有象刑墨黥之屬菲屨赭衣而不純是不然矣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菲屨赭衣者矣据孫卿言云云是以象刑爲象天道而作刑與尚書大傳說異蓋伏生以前講尚書者已有此二說也

白虎通聖人篇曰皐陶爲舜陳道又旁施象刑維明

續漢書禮儀志劉昭注引丁孚漢儀有夏勤策文曰旁祗厥緒時亮天工

三國志魏文帝紀注引袁宏漢紀載漢帝詔曰旁祗厥緒時亮庶功

漢崔駰大理箴曰旁施作明方今据白虎通及續漢書三國

案隸古定本尚書旁字作方今尚書作旁祗厥緒旁施象刑矣又崔

志注所引則是今文尚書旁施象刑維明也

駰箴所云旁施作明卽此旁施象刑維明也

後漢書張敏傳敏駁議曰皐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爲非也

又曹褒傳褒敕吏曰夫絕人命者天亦絕之皐陶不爲盜制死刑管仲遇盜而升諸公如得全人命而身坐之吾所願也

說苑節士篇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爲諸侯焉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位

而問焉曰昔者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焉堯授舜吾子猶存焉及吾在位子辭諸侯而耕何故伯成子高曰昔堯之治天下舉天下而傳之他人至無欲也擇賢而與之其位至公也以至無欲至公之行示天下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舜亦猶然今君賞罰而民欲且多私是君之所懷者私也百姓知之貪爭之端自此始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見以是處野也今君又何求而見我君行矣無留吾事耕而不顧書曰旁施象刑惟明春秋曰五帝不告誓信厚也

夔曰拊隔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假

漢書揚雄傳雄長楊賦曰拮隔鳴球○韋昭注曰拮擊也鳴球玉磬古文隔爲擊

案後漢書馬融傳融廣成頌曰戛擊鳴球載於虞謨馬據古文尚書故與揚雄所用尚書字異此古文今文之不同也段玉裁曰拮擊也古說皆謂戛擊爲柷敔拮卽戛字擊謂擊柷敔也隔卽擊字隔謂擊柷也韋云古文隔爲擊者謂今文尚書隔字古文尚書作擊也隔擊古音同在弟十六支佳陌麥昔錫部隔者擊之假借字也子雲孟堅皆用今文尚書韋以隔字難曉故援古釋今不言今文尚書作隔者漢今文在學官韋時尚夫人誦習不待言也不言古文皆作拮或略之今難定也明堂位曰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拊搏卽虞書之搏拊玉磬卽鳴球揩擊卽戛擊大琴大瑟

中琴小瑟卽琴瑟戛字又作揩亦如秸稭鞂三形之比馬
鄭注書云戛擊也鄭注禮記云揩擊謂椌敔古說不可易
而師古注漢書宋人注書乃騁異說矣白虎通所據多今
文尚書而禮樂篇引書曰戛擊鳴球不云拮隔蓋如史記
以訓釋改易其字或後人援古文改之耳

尚書大傳曰大琴練弦達越大瑟朱弦達越以韋爲鼓謂之
搏拊何以也君子有大人聲不以鐘鼓竽瑟之聲亂人聲故
書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假此之謂也○注云練弦朱弦
互文也越下孔也凡練絃達越搏拊者象其德寬和

白虎通禮樂篇曰歌者在堂上舞在堂下何歌者象德舞者
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書曰下管鼗鼓笙鏞以間降神之樂
在上何爲鬼神舉故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
格所以用鳴球搏拊者何鬼神淸虛貴淨靜賤鏗鏘也故尚
書大傳曰搏拊鼓振以秉琴瑟練絲縗弦鳴者貴玉聲也

案周禮太師疏載白虎通引尚書大傳曰拊革裝之以糠
又禮記正義引同先大夫曰案白虎通今無此文疑鼓振
以秉卽革裝以糠之譌喬樅謂大傳鐘鼓竽瑟之聲瑟當
作笙亦字之譌也琴瑟皆堂上之樂歌者在上匏竹在下
貴人聲也儀禮席工于西階上工六人四瑟升自西階北
面東上是瑟工與歌工皆在堂上故知竽瑟當爲竽笙之
譌也鳴者貴玉聲也當作鳴球者貴玉聲也傳寫脫去球
字耳爾雅釋器云球玉也經言鳴球是以球爲樂器而有

聲者故鄭注云鼛擊也鼛擊鳴球以下數器鳴球即玉磬
也磬縣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皆用尚書大
傳義又鄭君注周禮太師及禮記明堂位皆云搏拊以韋
爲之裝之以糠形如小鼓所以節樂者亦皆本於大傳也
尚書正義云椌敔之狀經典無文漢初以來學者相傳皆
云椌如漆桶中有椎柄動而擊其旁也敔狀如伏虎背上
有刻鬲之以爲聲也樂之初擊椌以作之樂之將末鬲敔
以止之釋樂云所以鼓椌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郭璞
注云椌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氏
桐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敔如伏虎背上有七十二
鉏鋙刻以木長一尺櫟之籈者其名也是言擊椌之椎名
爲止鬲敔之木名爲籈漢禮器制度及白虎通馬融鄭元
李巡其說皆爲然也據正義所云則知今文古文說並相
同矣

又案段玉裁云搏拊明堂位謂之拊搏周官太師禮記樂
記謂之拊亦謂之相或倒呼或單呼其制一也荀子樂論
云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竽笙簫和筦籥似星辰日月鞉
椌拊鞷控揭似萬物拊鞷卽拊搏也史記禮書尚拊膈索隱
本作隔徐廣曰一作搏膈按拊膈蓋卽明堂位禮三本之拊
搏尚書大傳謂之拊革史記謂之拊膈荀卿子謂之拊鞷
鞷卽膈字也當是从革鬲聲拊革拊膈拊搏三者異字異
名各如字讀實一物也依漢人所引尚書大傳則今文尚

書搏拊二字作拊革矣

淮南泰族訓曰舜爲天子彈五絃之琴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

後漢書肅宗紀建初七年詔曰書云祖考來假

案据此則知白虎通所引祖考來格格字乃後人所改也當本作假

續漢書禮儀志劉昭注引蔡邕禮樂志曰宗廟樂虞書所謂琴瑟以詠祖考來假

釋名釋樂器曰搏拊也以韋盛穅形如鼓以手拊之也瑟施弦張之瑟瑟然也人聲曰歌歌柯也所歌之言是其質也以聲吟詠有上下如草木之有柯葉也故兗冀言歌聲如柯

也

虞賓在位羣后德讓

白虎通王者不臣篇不臣二王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也尚書曰虞賓在位不臣丹朱也

後漢書禰衡傳曹操與融書曰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

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史記夏本紀於是夔行樂祖考至羣后相讓鳥獸翔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百獸率舞百官信諧

下垍鞉鼓

尚書大傳曰舜時西王母來獻白玉琯

說文竹部曰管如篪六孔十二月之音物開地牙故謂之管

重文琯云古者以玉爲之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琯前

零陵文學姓奚於伶道舜祠下得笙玉琯夫以玉作音故神

人以和鳳皇來儀也

風俗通音聲篇禮樂記云管秦竹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

也物貫地而芽故謂之管尚書大傳曰舜之時西王母來獻

其白玉琯昔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于泠道舜祠下得笙白

玉琯知古以玉爲管後世乃易之以竹耳夫以玉作音故神

人和鳳皇儀也

案風俗通說管六孔十二月之音及引尚書大傳皆與說

文合知說文此條據今文尚書說也鄭仲師注周禮小師

職亦云管如篪六孔而鄭康成云管如笛而小併而吹之

今大予樂官有焉其說特異鄭之所言蓋古文說歟

風俗通音聲篇曰柷謹案禮樂記柷漆桶方畫木方三尺五

寸高尺五寸中有椎止用柷之音爲節書曰合止柷敔笙鏞

以間

又曰簫謹案尚書舜作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其形參差象鳳

之翼十管長一尺

案笙庸白虎通及風俗通皆從金旁作鏞此俗間所改也

又簫長一尺藝文類聚引作長三尺

釋名釋樂器曰鞉導也所以導樂作也鼓郭也張皮以冒之
其中空也所以懸鼓者橫曰簴簴峻也在上高峻也從曰虡
虡舉也在旁舉簴也簴上之版曰業刻爲牙捷業如鋸齒也
柷狀如伏虎如見柷柷然也故訓爲始以作樂也敔衙也
止也所以止樂也笙生也象物貫地而生也簫肅也其聲肅
肅而清也鐘空也內空受氣多故聲大也磬磬也其聲磬磬
然堅緻也

白虎通禮樂篇堯樂曰大章舜樂曰簫韶大章大明天地人
之道簫韶者舜能繼堯之道也

又曰韶者紹也言紹堯之道德昇星以通王道故謂之韶也磬者
夷則之氣也象萬物之盛也其氣磬故曰磬有貴賤焉有親
疎焉有長幼焉朝廷之禮貴不讓賤所以明有尊也鄉黨之
禮長不讓幼所以明有年也宗廟之禮親不讓疎所以明有
親也此三者行然後王道得王道得然後萬物成天下樂用
磬也

案陳氏暘樂書曰古人論磬云云故在廟朝聞之君臣莫
不和敬在閨門聞之父子莫不和親在族黨聞之長幼莫
不和順夫以一器之成而功化之敏如此則磬之所尚夫
豈在石哉存乎聲而已

鳥獸鷁鷁

說苑辨物篇書曰鳥獸鷁鷁鳳皇來儀

案說文倉部云鶬鳥獸來食聲也从倉丩聲虞書曰鳥獸

牄牄此據古文也攷尚書大傳虞傳云鶴鶴相從則是今文尚書作鶴鶴矣王鳴盛曰鄭注周禮大司樂引虞書鳥獸牄牄釋文云本亦作蹌是二字音義同鄭云謂飛鳥走獸牄牄而舞也鄭以牄牄爲舞者說文云蹌動也動有舞義也段玉裁云牄者壁中故書蹌者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也說文乃言字形之書其字既爲倉之屬則訓之曰鳥獸來食聲也此許之釋字形也說苑辨物篇引作鶴鶴與蹌蹌同

論衡講瑞篇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大傳曰鳳皇在列樹又感虛篇尚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耳與人耳同聞人之樂何爲不樂百獸率舞蓋其實也

公羊春秋哀十四年注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徐彥疏云咎繇謨之文也彼鄭注云簫韶舞所制樂宋均注樂說云簫之言肅舞時民樂其肅敬而紹堯道故謂之簫韶或云韶舞樂名舞樂舞者其秉簫乎

王逸離騷經注曰尚書簫韶九成是也

說文音部韶虞舞樂也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案說文竹部云箾以竿擊人也从竹削聲虞舞樂曰箾韶簫參差管樂象鳳之翼从竹肅聲攷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見舞韶箾者杜預注云舜樂孔疏云箾也尚書簫韶九成此韶箾即彼簫韶也喬樅謂箾之本義非爲樂名則許所引作箾韶乃簫之假借字耳白虎通及樂說竝

作簫韶公羊疏引鄭注云簫韶舜所制樂亦作簫字漢書禮樂志安世房中歌簫勺羣慝晉灼注曰簫舜樂也勺周樂也言以樂征伐也皆据今文尚書作簫字段玉裁云簫韶即韶箾猶拊搏即搏拊也許叔重音部引書作簫竹部則取左氏作箾古經傳異字顯然淺人必欲改尚書從左氏非也困學紀聞曰古文作箾韶乃宋次道家之古文也其不足信可見矣左氏一曰象箾南籥再曰韶箾釋文前音朔後音簫正義曰賈逵注象箾舞曲名言天下樂削去無道以削訓箾其於韶箾不知何解竊以爲左氏無簫字箾即其假借之簫宵尤幽二部合音最近肅聲肖聲得相通借尚書古文今文皆作簫韶宋均之說當

可信也

樂叶圖徵曰擊石以知民磬音調則民道得鐘磬之音能動千里也

案呂氏春秋云堯命夔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獸論衡云鳥獸之耳與人耳同聞人之樂何爲不樂誠以鐘磬能動千里故感於物而物動況感於人心乎尚書堯典皐陶謨兩篇夔於擊石拊石特重言之蓋猶詩商頌所云依我磬聲終和且平之意也

漢書宣帝紀元康元年詔曰書不云乎鳳皇來儀庶尹允諧後漢書章帝紀章和元年詔曰膺五福之慶獲來儀之貺又崔寔傳寔政論曰樂作而鳳皇儀擊石而百獸舞

又班固傳固典引曰是以鳳皇來儀
帝庸作歌曰陟天之命維時維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
百工熙哉

史記夏本紀帝用作歌曰陟天之命維時維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
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案僞孔傳本改陟爲敕訓敕爲正非是江聲曰据史記述
此經曰陟天之命謂陟帝位而膺天命也帝位者天命所
在故曰陟天之命斯爲允當矣

史記樂書太史公曰余每讀書至于君臣相敕維是幾安而
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

案僞孔傳本改陟爲敕字蓋本於此不知太史公所謂君
臣相敕者敕猶戒也指帝用作歌及皐陶颺言皆君臣相
戒之意非此陟天之命之異文也

皐陶拜手稽首揚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
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史記夏本紀皐陶拜手揚言曰念哉率爲興事愼乃憲敬哉
乃更爲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集解鄭元曰
念哉使羣臣念帝之戒

案揚言隸古定本尚書作颺言颺揚古書通用揚大聲也
尚書大傳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元首君也股肱臣也
漢書司馬相如傳封禪文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又元帝紀初元元年詔曰書不云虖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又魏相丙吉傳贊曰經謂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

又循吏黃霸傳宣帝下詔稱揚曰書不云乎股肱良哉

論衡驗符篇君明臣良庶事以康

又須頌篇虞氏天下太平夔歌舜德由此言之臣子當頌明矣

後漢書伏湛傳杜詩疏薦湛曰臣聞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甯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

又郎顗傳顗拜章曰三公上應三台下同元首股肱良哉著於虞典

又順帝紀陽嘉元年詔曰書歌股肱

又郅惲傳惲謝歐陽歙曰昔虞舜輔堯四罪咸服讒言弗庸孔任不行故能作股肱帝用作歌

又劉愷傳陳忠上疏薦愷曰臣聞三公上則三台下象山岳股肱元首鼎言居職協和陰陽調訓五品考功量才以序庶僚遭烈風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

又曰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亾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亾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

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引東觀書詔曰盛歌元首之德股肱明良庶事甯康

三國志溫恢傳太祖曰書云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又杜恕傳恕上疏曰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理相須而成也

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史記夏本紀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然往欽哉於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爲山川神主

帝舜薦禹於天帝禹立而舉皐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皐陶卒乃封皐陶之後於英六或在許

中論審大臣篇大臣者君之股肱耳目也所以視聽也所以行事也先王知其如是也故博求睿哲君子措諸上位執邦之政令焉執政則其事舉其事舉則百僚任其職庶事致其治九牧之民莫不得其所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世非有唐虞也大道寢矣邪說行矣大賢在陋巷也固非流俗之所識也叔世之君求大賢舉宰相而信流俗之說欲與興天和致時雍遏禍亂弭妖災無異策穿蹄之乘而登太行之險亦必顛躓矣故書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之謂也

三國志楊阜傳阜上疏曰君作元首臣爲股肱存亾一體得失同之

尚書大傳曰維五祀定鐘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於前故更箸四時推六律六呂詢十有二變而道宏廣五作十道孝力爲右秋養耆老而春食孤子乃淳然興招樂於大鹿之野報事還歸二年談然乃作大唐之歌樂曰舟張辟雍鶴鶴相

從八風回回鳳皇喈喈○注定鐘石論人聲舜始欲改堯樂鳥獸咸變於前謂百獸率舞之屬詢均也五作五教也十道謂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者也興成也樂以致天神出地祇致人鬼爲成也讒猶灼也大唐之歌美堯之禪也

案路史後紀十二云維五祀定鐘石論人聲鳥獸咸變乃更著四時推律呂均有十二變而道宏廣于是勃然興韶于大麓之野熟事還歸二年謌然乃作大唐之歌以聲帝美聲成而絲鳳至故其樂曰舟張辟雍鸑鷟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喈喈皆本大傳之文也先大夫曰執事太平御覽引作報事謌字乃讒之誤耳

歌者三年昭然乃知王世明有不世之義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唐郊猶以丹朱爲尸於時百執事咸昭然乃知王世不絕爛然必有繼祖守宗廟之君○注舜承堯猶子承父雖已改正易樂猶祭天於唐郊以丹朱爲尸至十三年天下既知已受堯位之意矣將自正郊而以丹朱爲王者後欲天下昭然知之然後爲之故稱王也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知當以丹朱爲王者後使祭其郊也祖或爲體

案大傳此文散見諸書所引闕佚不全前後多失次先大夫參訂羣書更訂定之曰御覽樂部引歌者三年昭然乃知乎王世明有不世之義十七字宜綴於樂曰四句之下蓋所謂歌者卽歌大唐之歌也所謂明有不世之義卽指

堯禪舜而言也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二十二引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唐郊猶以丹朱爲尸正說舜受禪事下言百執事咸知王世不絕必有繼祖守宗廟之君與乃知王世明有不世之義正相對照是此段宜與歌者三年三句相屬也

維十有四祀鍾石笙筦變聲樂未罷疾風發屋拔木天大雷雨桴鼓播地鍾磬亂行舞人頓伏樂正狂走帝乃擁璿持衡抗首而笑曰明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乃見於鍾石笙筦乎帝乃雍而歌者重篇樂正重贊舞人復綴乃更容貳節備十有二變招爲賓客而雍爲主人始奏肆夏納以孝成還歸二年而廡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注招

雍皆樂章名也賓入奏招主人入奏雍也始謂尸入時也納謂薦獻時也肆夏孝成皆樂章名大化以下四章皆歌禹之功

案宋書符瑞志云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皇來翔又云舜在位十有四年奏鍾石笙筦未罷而天大雷雨疾風發屋拔木桴鼓播地鍾磬亂行舞人頓伏樂正狂走舜乃擁璿持衡而笑曰明哉乎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亦乃見於鍾石笙筦乎乃薦禹於天使行天子事先大夫曰宋書說舜十四年奏樂事甚詳與北堂書鈔所引大傳合則符瑞志之爲全採大傳無疑書鈔所引有不備者當據宋書補之又路史後紀十二敘舜咨禹而遜位下云鐘石渝笙

笭變未及終天大雷雨烈風大木盡拔大屋盡發宮羽盡
革二工伏棍以操雅帝乃雍而歌者重篇樂人重贊舞人
復綴乃更容貳節備十有二變奏肆夏而納以孝成四岳
三公暨百執事咸贊于帝者尚稽大室唐爲虞始而狂然
汔茲羨于四海誠禹之命敷于四海韶爲賓而雍爲主人
矣尋路史此段多本大傳其次第略可見帝乃雍而歌者
重篇在鐘石笙笭變之下尚有樂正重贊舞人復綴數語
而始奏肆夏納以孝成尚稽大室唐爲虞賓一節據文選
曲水詩序注乃十有五祀事路史乃與歌雍重篇聯爲一
時今詳審文義納以孝成以上當爲十四祀事下當接還
歸二年而庶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舜

爲賓客以下當從選注爲十五祀事其上當據通鑑前篇
所引虞夏傳增祀者貳尸一語如此則文從而不紊矣又
北堂書鈔引大傳沈首而笑徐陵梁禪陳文作抗首而笑
通鑑外紀作枕首而笑尋其文義抗首是也
維十有五祀祀者貳尸舜爲賓客而禹爲主人樂正進贊曰
尙考太室之義唐爲虞賓至今衍於四海成禹之變垂於萬
世之後於時卿雲聚俊乂集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
曰卿雲爛兮糾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咸進稽首
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予一人帝乃再歌擁旋
持衡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今萬姓允誠於予論樂
配天之靈遷于賢聖莫不咸聽簫乎鼓之軒乎舞之菁華已

竭褰裳去之于時八風循通卿雲藂藂蟠龍賁信於其藏蛟
魚踊躍於其淵龜鼈咸出於其穴遷虞而事夏也○注云舜
既使禹攝天子之事於祭祀避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爲亞
獻也尚考猶言往時也太室明堂中央室也義當爲儀儀禮
儀也謂祭太室之禮堯爲舜賓也衍猶溢也言舜之禪天下
至於今其德業滿四海也卿雲爛兮和氣之明者也糾縵縵
兮教化廣遠或以爲雲出岫回薄而難名狀也旦復旦兮言
明明相代蔡或爲蔟言和氣應也蟠屈也

案聖賢羣輔錄於十有五祀後又有百工相和而歌慶雲
八伯稽首而進見先次夫曰據此是卿雲之歌在十五祀
後也通鑑前編引虞夏傳維十有四祀帝乃雍而歌者重
篇即接云于時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雲云云亦失次今
參訂諸書所徵更定之如此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八十一終

江水劉毓家
元和管禮昌校